謂之頌則不能雍容盛懿列伸玄妙欲謂之賦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揚緯
熙故思竭愚稱受命述

帝王部一　惣載帝王　天皇氏　地皇氏　人皇氏　有巢氏
燧人氏　太昊庖犧氏　帝女媧氏　炎帝神農氏
黃帝軒轅氏　少昊金天氏　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帝禹夏后氏

惣載帝王

尚書刑德攷曰帝者天號也王者人稱也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
正度天子爵稱也皇者煌煌也　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間氣爲臣秀
氣爲人　禮斗威儀曰帝者得其根核王者得其英華霸者得其附枝故
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霸霸道不行不能守其身　管子曰明
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　呂氏春秋曰始生之者天
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爲天子　春秋考耀文曰王者往也
神所輸向人所樂歸　春秋繁露曰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

稱天子　董子曰古之人造文字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之才而參之非王者其孰能當是
與人也連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才而參之又養而成之　韓詩外傳
故王者必法天以大仁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又養而成之　韓詩外傳
曰君者何曰羣也敢羣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　白虎通曰帝王
者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
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　又曰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
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　漢雜事曰古者天子稱皇其次稱王秦
孝百王之末爲漢駈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幷爲號　帝王世紀曰孔
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
義合者稱王　蔡邕獨斷曰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馬遷記事當言
帝則依違之但言上不敢泄瀆尊號言尊尊之義也乘輿出於律文曰
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泄瀆言之故託於
乘輿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常乘輿以天下故謂之
車駕天子自謂行在所今雖在京師言在行所也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

爲宮在長安則曰長安宮在泰山則曰泰山宮唯當時所在　禮記曰天
子者與天地參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
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
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六
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遠望深視而審聽神其形而散其精若天
高而不可極若川深而不可測故可怒而不怒臣乃爲虎可殺而不殺大
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　管子曰黃帝立明堂之議上觀於賢也堯
有衢室之問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生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
備訊也湯有總街之廷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宮賢者進也此古聖帝
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止也　尸子曰孔子曰商知之矣　莊子曰赫胥
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　莊子曰赫胥
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又曰昔容成
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尊盧氏伏羲氏當是時也結繩而用之甘其食
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

此時則至治也　孫卿子曰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狹而切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　呂氏春秋曰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德而後事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後兵故兵莫強焉　韓子曰明王制其臣下者二柄而已矣二者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　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覇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大一者宇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申洩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而無私翱翔蠕動莫不仰德而生法陰陽承天地之和形萬類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形類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時闔闢張斂不失其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　又曰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道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　潛夫論曰太古之時兆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未設焉未後矯處戒相凌虐爲萌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勿令失性四海蒙利尊

木被德恭儉奉戴謂之天子　晉潘尼　釋倫序萬邦紛國事明主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煌煌四海譁譁萬乘匪賢焉倚匪哲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一日萬機業業競競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邪邦有徵辛作旋室而夏興琁臺糟丘酒池象著玉杯叔世道衰末俗化淺虓樂逸遊荒淫沉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正路而覆車是踐滅敗之効載在前典匪唯凌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民是司牧視之猶傷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鬬諸侯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　漢賈誼過秦論曰秦孝公據崤函之

兼韓魏燕楚宋衛中山之衆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天下諸侯已困矣及至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山東豪俊蜂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

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魏王粲難鍾荀太平論曰聖莫盛於堯而洪水方割丹朱淫虐四族凶佞堯帝舜因之而三苗畔戾堯禹又因而防風爲戮矣此三聖古之所大稱也繼踵相承且二百年而刑罰未嘗一世而重能致之乎孔子稱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不移者丹朱四凶三苗之謂也當紂之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周公遷殷頑民于洛邑其下愚之人必有之矣周公之於三聖不能踰也三聖有所不化矣有所不移矣周公之不能化殷之頑民所可知也苟不可移必或犯罪罪而弗刑是失所也犯而刑之刑不可錯矣孟軻有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有大而言之者刑錯之屬也豈億兆之民歷數十年而無一人犯罪一物失所哉謂之無者盡信書之謂也　魏曹冏六代論曰昔者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

莫救先王獨知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立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兼并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率禮包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脣吻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此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漢祖奮三尺之劒騁烏合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已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以傳非劉氏有也大魏之興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跡子弟

王室虛之地君亡使民之失宗室竄於閭閻不聞判國之政權均正夫勢齊允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　晉陸機辨亡論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邑雖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相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命世之姿固申之以節儉嘯咨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恭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人

輻輳猛士如林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
爭衡矣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於
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
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
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
而赴轅軒騁於南荒衝背息於朔野齊民弊干戈之患
而帝業固矣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免解之
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社稷夷矣雖忠臣發憤
山川無瀆阜之勢軍未涘辰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
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人之師無曩日之衆
而帝業固矣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免解之
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輒理古今詭趣何哉彼
才異也　又辨亡論下曰昔三方之王魏人據中夏漢
楊而掩父廣曹氏雖功濟諸葬虐亦深矣其民怨劉公
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
制荊吳而與天下是講八代之禮蒐棘勁鍛望颺而奮俾一介行人撫巡跡而至奇玩應響戎馬無晨服之虞志皇家有土崩之此之化殊授任之氏有岷益吳制荊因險餙智功已薄達懿度深遠矣其

求賢如弗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威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品蒙於戎行擢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逼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封域國家之巨利未有弘於茲者矣借使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巨利未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叅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叅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叅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讎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危不可得也危與

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晉干寶晉紀總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至於百姓與能大象始搆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于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至于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仗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雖太平未洽亦百代一時矣二十餘年而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天下者大器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理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抑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魚龍之趨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故衆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胷懷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加之朝寡醇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趣向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檢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嘆黜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其婦女莊櫛織維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功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天下莫之非又況責之閨門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之斯構而去其墍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天皇氏

顏峻始學篇曰天地立有天皇十三頭號曰天靈治萬八千歲　洞冥記曰一姓十三人也　徐整三五曆紀云歲起攝提元氣肇有神靈一人有十三頭號天皇　春秋緯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也

遁甲開山圖曰天皇被跡在柱州崑崙山下

地皇氏

顏峻始學篇曰地皇十一頭治八千歲帝系譜曰地皇治一萬八千歲以火德王　遁甲開山圖曰地皇興於熊耳龍門山

人皇氏

顏峻始學篇曰人皇九頭兄弟各三百歲依山川土地之勢裁度爲九州各居其一方因是而區別　榮氏曰人皇兄弟九人生於荊馬山身九色

有巢氏

顏峻始學篇曰上古皆穴處有聖人教之巢居號大巢氏皇甫謐以爲有巢在女媧之後　遁甲開山圖曰石樓山在琅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

燧人氏

尚書大傳曰燧人爲燧皇以火紀官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腹疾遂天之意故爲燧人

太昊庖犧氏

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　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伏羲乃則象作易　帝王世紀曰太昊帝庖羲氏風姓也蛇身人首有聖德都陳作瑟三十六絃（續）魏陳王曹植庖羲贊曰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名官法地象天庖廚祭祀罟網魚畋瑟以像時神德通玄

帝女媧氏

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猛獸食精民（精善也）鷙鳥攫老弱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方（鼇大龜也）極蒼天神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精民生背方州抱圓天　帝王世紀曰帝女媧氏亦風姓也作笙簧亦蛇身人首一曰女希是爲女皇其末諸侯共工氏任知刑以強伯而不王（續）魏陳王曹植女媧贊曰古之國君造簧作笙禮物未就軒轅纂成或云二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

靈

神農氏

易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曰中爲市致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爲耜鉏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菓蓏實　春秋命歷序曰有神人名石年蒼色大眉戴玉理玉理猶玉英神農也吕氏春秋曰神農教曰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績　賈誼書曰神農以爲走禽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察實醎苦之味教民食穀　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有聖德都陳作五絃之琴始教天下種穀故號神農氏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氏自攻其君而歸炎帝　魏陳王曹植神農贊曰火德之胤人德承木造爲耒耜導民播穀正爲雅琴以暢風俗

黃帝軒轅氏

易曰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乾坤也　左傳曰郯子曰黃帝以雲紀官故爲雲師而雲名　河圖挺佐輔曰黃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錄列聖人之姓號興謀治太平然後鳳皇處之今鳳皇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天其受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至於翠嶋之川大鱸魚折溜而至乃與天老迎之五色畢具魚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録圖　龍魚河圖曰黃帝時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下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黃帝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爲弭伏　春秋内事曰軒轅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廡高棟深宇以避風雨　列子曰黃帝喜天下之戴己也養正命娛耳目乃喟然歎曰養一已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宫寢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

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華胥氏國不知距齊國幾千里齊中國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如履實窹虛若處牀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國矣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使強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輔弼公而不阿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飛煌伏皂飛黃出西方其狀如一千歲皂歷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皆北極之夷國史記封禪書曰黃帝得遷上天羣臣葬其衣冠　帝王世紀曰黃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生壽丘長于姬水龍顏有聖德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爲號治五氣設五量及神農氏衰黃帝修德撫民諸侯咸去神農而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于版泉之野三戰而克之又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有妃生二十五子黃帝在位一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矣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歲葬于上郡陽周之橋山　抱朴子曰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體之者猶復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詵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子心論導養而質女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訴則受雷岐審政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玄則記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級金治之術故能畢記秘要窮盡道眞遂勒升龍以高濟與天地乎罔極應天載靈通幽遠覽觀象設形誕敷嚴訓彝倫攸經德從風流化與雲征皇猷允塞地平天成爰登方岳封禪勒成紛然鳳舉龍騰太清違茲九土陟彼高冥民斯攸慕涕泗沾纓還而不墜式頌德聲　魏陳王曹植黃帝贊曰少典之孫神明聖哲上德承火赤帝是滅服牛乘馬衣裳是制氏雲名官功冠五列　又黃帝三鼎贊曰鼎質文精古之神器黃帝是鑄以像大一能輕能重知凶識吉世衰則隱世和則出　晉曹毗黃帝贊曰軒

轅應玄期幼能揔百神體錬五靈妙氣含雲露津撚石曾城岫鑄鼎荊山濱谿焉天扉闢飄然跨騰鰲儀繼灑長風褰裳躡紫宸　周庾信嘉帝見廣成畫贊曰治身紫府問政青丘龍湖鼎沒丹竈珠流疎雲即雨落木先秋至道須極長生可求

少昊金天氏

左傳曰郯子曰我高祖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也降居江水有聖德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即圖讖所謂白帝朱宣者也故稱少昊號金天氏在位百年而崩 贊 陳思王曹植少昊贊曰祖自軒轅青陽之裔金德承土儀鳳帝世官鳥號名殊職別系農正扈氏各有品制

顓頊高陽氏

史記曰帝顓頊高陽者靜深有謀疏通知事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濟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帝王世紀曰帝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僕蜀山氏女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金天氏之末女樞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父昌意雖黃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登帝位平九黎之亂以水事紀官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始都窮桑徙商丘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上帝世有材子八人號八凱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一歲歲在鶉火而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 魏曹植帝顓頊贊曰昌意之子祖自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天以國爲號風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砥虔

帝嚳高辛氏

史記曰帝嚳高辛氏者黃帝之曾孫也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與蟜極不得在位帝嚳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曰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助　帝王世紀曰帝嚳高辛氏姬姓也有聖德年十五而佐顓頊四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紀官故以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帝位世有材子八人號曰八元亦納四妃卜其子

皆有天下元妃有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有娀氏女曰簡翟生卨次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勳次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而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 魏陳王曹植帝嚳贊曰祖自軒轅玄嚚之裔生言其名木德帝世無章天地神聖靈察教弭四海明並日月

帝堯陶唐氏

尚書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邕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春秋元命苞曰堯眉八采是謂通明歷象日月璇璣玉衡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龍馬銜甲赤文綠色 龍形像馬甲所以藏甲似龜背五色圖也其文赤而綠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録紀興亡之數 大戴禮曰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豫淮南子曰人之所以樂爲天子者以其能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曾榭人之所麗也而堯采椽不斲斥題不枅言梁柱相所疎不着枅櫨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粱之飯藜藿之羹文錦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掩形鹿裘禦寒養生之具厚不加以增之以大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舜若釋負然 帝王世紀曰帝堯陶唐氏初姓也母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名曰放勳鳥庭河勝或從母姓伊氏年十五而佐帝摯受封於唐爲諸侯身長十尺嘗夢天而上之故二十而登帝位都平陽置敢諫之鼓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嶽之職故名曰四嶽也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乃以尹壽許由爲師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作樂大章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十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於是景星曜於天甘露降于地朱草生於郊鳳皇止於庭嘉禾孳於畝澧泉湧於山焦僥民來貢没羽厨中自生肉脯其薄如翼形搖鼓自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翼脯又有草夾階而生隨月生死王者以是占日月之數惟盛德之君應和而生故堯有之名曰

嘗爰始封稷契咎繇禼進伯禹納舜于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羣臣刻璧爲
書東沉洛水言天命當傳舜之意今中候運衡之篇是也九堯即位九十
八年年百一十八歲乃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舜于濟陰
之成陽西北是爲穀林堯取富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
不肖故以天下命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及堯三年喪畢舜踐天子位　荀子曰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
而松生於棟余立檻扉之內霏焉而雲生於牖雖百僂闕無異乎崔巍之
冠蓬萊雖背墉榛無異乎廻巒之榮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　魏陳王
曹植帝堯畫贊曰火德統位父則高辛克平共工萬國同塵調適陰陽其
惠如春巍巍成功配天則神

帝舜有虞氏

尚書舜典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
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咨爾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
陟帝位　禮記曰子曰舜其大智也與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
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又曰昔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樂部論
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孝經援神
契曰舜龍顏重瞳大口手握褒重瞳象電多精光也大口象斗墨口也握
褒手中有褒字　論衡曰雖從勞苦起受褒飾致大位也雖初鳴而起孳孳爲善善者舜之徒
也　淮南子曰衡重華表如日者也握石推慷神珠推讀錘鎚錘平輕重者也堣石錘謂知旋幾
西王母授益地圖西王母得益地之圖來獻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
事之妻以二女焉百年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而後舉加諸上
位　又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尸子曰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
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娥皇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暮年而漁者讓長東夷之陶者苦窳舜往
陶暮年而器以牢　呂氏春秋曰舜有子九人不三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帝王世紀曰帝有虞氏姚姓也目重瞳故名重華字都君有聖德始遷於負夏販於頓丘債於傳虛家本冀州每徙則百姓歸之堯於是見舜於貳宮設饗禮迭爲賓主南面而問政堯乃試以五典遂舉八凱使佐治土以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舜於是有大功二十故夢眉長與髮等堯乃賜舜以昭華之玉老而命舜代已攝政舜東巡狩登南山觀河渚受圖書禮賜羣臣尊任伯禹穆契皐繇伯益地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苗請服立誹謗之木申命九官十二牧三載一考績三載黜陟幽明百穀孳爲司空功被天下棄爲后稷播時百穀孳爲司徒敬敷五教皐繇爲士典刑惟明俾爲共工莫不致力益爲朕虞庶物繁植伯夷爲秩宗三禮不闕夔爲樂正神人以和龍爲納言出內惟允於是俊乂在官羣后德讓百僚師師以五采章施于五色爲服以六律五聲八音協治用之和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庶績咸熙乃作大韶之樂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故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景星曜於房羣瑞畢致地出乘

黃龍於是德被天下薦於天使禹攝政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殯以瑤棺葬於蒼梧九疑山之陽是爲陵零謂之紀市在今營道下有羣象爲之耕

魏陳王曹植帝舜贊曰顓頊氏族重瞳神聖克協顓嚚應唐泣政除凶舉俊以齊七政應曆受禪顯天之命

晉夏侯湛虞舜贊曰有虞愔愔揖讓鼓琴垂拱臨民詠彼南音世澄道玄天下混心思民王度如玉如金

晉庾闡虞舜像贊并序曰夫至道玄妙非器象所載靈化潛融非軌迹所傳故道資冲樸則謂之三皇德被羣生則號稱舜禹是以先王因其會通制爲准極功格於天則配于上帝法施於民則載在祀典然後名教彰於至治王道煥乎無窮故茲堂之構也有自來矣然樹寢所以栖神而寢非神之所期立像所以表德而像非德之所存若乃廢其軌景洞其玄真雖冥照之鑒獨朗天下惡乎注其耳目哉遂乃顯圖靈像廓其廟壇俾天光焜於宇宙南風散乎五絃豈謂神道之妙可寄之於有涯哉蓋亦暢悠悠者之心也其辭曰玄像焜燿萬物含靈飛龍在天陽德文明神道雖寂務由機生擁琴高詠寄和五聲玄風既暢妙盡無名民鑒其朗孰測窈

冥　周庾信舜干戚畫贊曰平風變律擊石來儀先齊七政更服三危朱干獨舞玉戚空麾南風一曲恭已無爲碑後魏溫子昇舜廟碑曰懷山不已龍門未闢大道御世天下爲公感夢長人明歌瓜陋釐降二女結友九男執耜歷山耕夫所以謝畔施罟雷澤漁父於是讓川亦既登庸以之納録九官咸事百揆時叙有大功於當世集歷數而在躬受文祖之命致昭華之玉班五瑞於羣后樞六宗於上玄舜干戚而遠夷賓棄金璧而幽靈應青雲浮洛榮光塞河符瑞必臻休祥咸萃以君人之大德爲帝王之稱首陟方之駕遂往蒼梧之穹不歸爰自先民實存舊廟既緝約房遂鎮瑾席龍駕帝服蓋依稀於慕舜交鼓巨瑟實髣髴於聞韶其辭曰虹氣降靈姚墟誕聖樹陰未徙帝圖已定乃賓四門以齊七政天眷功高民歸德盛治既蕩蕩化亦巍巍南風在詠西環有歸疑山永逝湘水長違靈宮肅藏器漁陶致身愛敬是以二妃嬪德九子觀命在龍不迷御衡以正唐歷既終虞道乃光咨堯授禹素俎采堂百齡厭世萬里陟方敬詢故老歎咨

帝禹夏后氏

尚書大禹謨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從舜初授帝政事奉行之論語曰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孔子推禹功之德大能復閒其間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禮含文嘉曰禹里宮室垂意於溝洫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龜服玉女敬養天賜　春秋元命苞曰禹之時民大樂其驕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　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尚書中候曰伯禹曰臣觀河伯面長人首魚身出水曰吾河精也授臣河圖　尚書璇璣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玄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賜佩禹功既成天出玄圭以賜之古者以德佩禹有治水功故天佩以玄圭　呂氏春秋曰禹南濟乎江黃龍負舟事具禪部　淮南子曰禹沐淫雨櫛疾風決河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乘四載隨山刊木平治水土定七百國　又曰禹爲水以身解於陽肝之河解禱也陽肝河在秦吳越春秋曰禹案黃帝中經見聖人所記曰在九疑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璟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山求之

赤繡文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來候禹令齋三月更求之禹乃三日齋登宛委山取得書得通水之理遂周行天下使益疏記之名山海經也

鬻子曰禹飯一饋而七起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恐其留吾門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廷門可以羅雀　帝王世紀曰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於石坳虎鼻大口兩耳參漏首戴鈎鈐胷有玉斗足文履巳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長九尺二十寸長於西羌西羌夷人也其父既放降在於河西四嶽師舉之舜進之堯堯命以爲司空繼鯀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巫稱禹步是也又納禮賢人一沐三握髮一食三起氏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三六下宗之謂之大禹年百穡山陰縣之南今山上有禹冢井祠下有羣鳥芸田桐棺三寸葛以繩之下不及泉上不通臭既葬收餘

符子曰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君之

勞矣　贊

魏陳王曹植夏禹贊曰吁嗟夫子拯世濟民克卑空室致孝鬼神疏食薄服紼冕乃新厥德不回其誠可親尊尊其德溫溫其仁尼稱無間何德之純　又曰禹治水贊曰嗟夫禹寔勞水功西鑿龍門疏河道江梁岐既闢九州以同天賜玄圭奄有萬邦　又禹渡河贊曰禹濟于河黃龍負舟舟人並懼禹歎仰天予受大運勤功恤民死亡命也龍乃弭身周庾信渡江贊曰三江初鑿九谷新成風飛鷁涌水起龍驚擧天知命無待憂生危舟遂靜亂揖還平

帝王部二　殷成湯　周文王　周武王　周成王　漢高帝
漢文帝　漢景帝　漢武帝　漢昭帝　漢宣帝
漢光武帝　漢明帝　漢和帝

殷成湯

春秋元命苞曰湯臂四肘是謂神肘　尚書璇璣鈐曰湯受金符帝籙白狼銜鉤入殷朝　尚書中候曰天乙在亳諸鄰國襁負歸德東觀乎雒降三分璧黃魚雙躍出濟于壇化爲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尚書湯誓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云云扶都感白氣而生湯　周書曰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座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

之位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伯爲鄰葛伯爲鄰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何爲不祀曰無
以供犧牲湯遺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黍盛
湯使亳民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衆要其酒肉黍稷奪而食之不以
與者則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焉湯乃興師伐葛伯天下聞
之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婦報讎也　呂氏春秋曰成湯之時有穀
生於庭昏生至旦而大合拱史請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
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
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　尚書大傳曰夏人飲酒
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上亳亦
大矣故伊尹退而閑居深聽樂聲思其故也是時伊尹仕桀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
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
伊尹遂去不善而就善商樂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
兮覺兮謂先知者較兮謂直道者也格至也吾語桀也去夏適湯　說苑曰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
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服
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
興師伐桀殘之遷於南巢　帝王世紀曰成湯一名帝乙豐下銳上倨身
而揚聲長九尺有聖德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誅其君弔其民天下
咸悅故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爲後我凡二十七征而德
施於諸侯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羅湯
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爲此哉乃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更教之祝
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
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及夏桀無
道皐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囚湯使於夏臺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
湯同日貢職者五百國二年而天下咸服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殷史卜
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
髮斷爪以己爲牲禱於桑林之社言未已而大雨方數千里湯踐天子位
十三年年百歲而崩　魏陳王曹植殷湯贊曰殷湯伐夏諸侯振仰放
桀鳴條南面以王桑林之禱炎災克殄伊尹佐治可謂賢相　又湯禱

桑林賛曰惟殷之世炎旱七年湯禱桑林祈福于天剪髮斬爪自以爲牲
皇靈感應時雨以零　周庾信湯解網賛曰連珠雨起合玉雙沉穀爲祥
樹桑成樂林三方落網一面駈禽德以行政仁乎用心

周文王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四乳是謂含良蓋法酒旗布恩舒明（酒者乳也能乳天下布恩之謂也）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
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不爲驕侈不爲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已成牧以爲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　墨子曰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日命周文王伐殷　韓子曰昔文王請入雖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　仲尼曰大哉文王輕千乘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　韓詩外傳曰昔周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文王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以罰我也今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祓除以出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群臣華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賓賢者謂文王受命者文王受天命而王文王以紂時爲行無幾何而疾止　琴操曰受命者謂文王受天命而王文王以紂時爲岐侯躬脩道德執行仁義百姓附親是時紂爲無道剖胎斬涉廢壞仁人天統易連諸侯庖解皆歸文王其後有鳳皇銜書於文王之郊文王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乃作鳳皇之歌其章曰翼翼翔翔彼鸑皇兮銜書來遊以命昌兮瞻天案圖殷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神連精合謀於房兮　又曰文王備修道德百姓親附文王有二子周公武王皆聖是時崇侯虎與文王列爲諸侯德不及文王常嫉妬之乃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於羑里將欲殺之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周流海內經歷豐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大貝白馬朱鬣以獻於紂紂陳於中庭紂立出西伯文王在羑里時演易八卦以六十四作鬱厄之辭困於石據于蒺藜乃申憤

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愁兮幽閉牢窜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　論衡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言聖人能以德持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　帝王世紀曰文王昌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胷有四乳敬老慈幼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是以大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之屬咸至是爲四臣文王雖在諸侯之位襲父爲西伯紂既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于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魏陳王曹植文王贊曰於赫聖德寔惟文王三分有二猶服事商化加虞芮傍暨西方王業克昭武嗣遂光　又文王赤雀贊曰西伯積德天命攸顧赤雀銜書爰集昌戶瑞爲天使和氣所致嗟爾後王昌期而至　周庾信文王見呂尚贊曰言歸養老垂釣西川岸止盤石溪唯小舡風雨未感意氣怡然有此相望于今幾年

周武王

尚書中候曰太子發以紂存三仁雖即位不稱王　三仁箕子比干微子　樂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搖　鬱搖喜兒　史記曰武王脩文王業東觀兵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興師渡于河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滋甚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微子抱其祭器而犇周於是武王乃渡孟津伐紂紂師皆倒干戈以戰紂軍潰畔紂死　帝王世紀曰武王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圖書而歸周王以告于諸侯四年起師而東至商郊牧野乃作太誓王曰嗟我有國冢君暨百執事予小子其承厥志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亦惟人十有一人同心同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紂雖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億兆離心離德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以爰有夏天命未改我觀商政政由舊作淫戲用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我有疾敬哉無我殄世無我辱名我聞曰善人爲善天報之以福淫人爲不善天報之以禍今商王受狎侮五行怠棄三正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天降威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予克受之以爰有夏予其往伐紂之日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諸侯入殷商都百姓咸待于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荅拜以兵入造紂及妲已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劒擊之周公爲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于大白之

旗召公爲司空又使以玄鉞斬妲己頸縣之小白旗置薦於商容之廬命
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原公釋百姓之囚歸璇臺之珠玉命南宮
括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逸遷九鼎于洛邑
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祀于軍微子膠鬲皆委質爲臣殷人咸喜
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況其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
況其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者乎王之於色也在者
猶歸其父毋況復徵之乎 魏陳王曹植周武王贊曰相相武王繼世
滅殷咸在尚父且作商臣功加四海救世濟民天下宗周萬國是賓

周成王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
之故曰成王 賈誼書曰周成王問鬻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
且壽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上位天下
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
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
無凍餓已得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受民積於順則刑罰廢
而無天遏之誅民則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
無觸疾民得四生矣 史記曰成王少周公攝行政管叔蔡叔群弟疑周
公與武庚作亂周公奉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啓代殷後國
於宋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豐
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
貢道理均 帝王世紀曰成王元年周公爲冢宰攝政王生少未能治事
故號曰孺子八年春正月朔王始朝政事以周公爲太師封伯禽于魯父
子並命周公拜於前魯公拜於後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故加魯以四
等之上兼二十四附庸地方七百里既營都洛邑復居酆鎬淮夷徐戎及
奄叛王乃大搜於岐陽東伐淮夷 魏陳王曹植周成王贊曰成王繼
武賢聖保傳年雖幼稚岐嶷有素初疑周公終焉克寤旦奭佐治遂至刑
錯 又周公贊曰成王即位年尚幼稚周公居攝四海慕利罰叛柔服祥
應仍至誦長反政達天忠義 周庚信成王刻桐葉封虞叔贊曰虞叔百

里居河之汾帝刻桐葉天書掌文禮以成德樂以歌勳天子無戲應其語

漢高帝

河圖提劉曰帝季曰角戴勝斗胷龜背龍股長七尺八寸明聖寬仁好士主軫　春秋孔演圖曰其人曰角龍顏姓邳金舍仁義　史記曰高祖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爲泗上亭長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飲醉卧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留飲酒雠數倍吕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吕公曰臣少好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女即吕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有一老父過請飲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從旁舍來吕后具言高祖乃追及老父老父曰向見者夫人兒子皆似君相君相貴不可言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去處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於驪山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皆解縱所送徒高祖夜經澤中前有大白蛇當徑高祖拔劒斬之事具秦始皇帝命部

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吕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吕后吕后曰季所在山居上常有雲氣故往常得季高祖興諸侯兵共擊項羽項羽敗而走使騎將灌嬰追殺羽東城正月諸侯尊漢王爲皇帝　又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東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　漢書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論衡曰項羽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高祖誅羽難於斬鐵也武王伐紂易於摧木也然則漢力勝周多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羽兼勝二家力倍湯武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爲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劒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帝海内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勳自然此則起高於川汙爲深於丘山也　荀悦漢紀論曰高祖開建大業統畢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矣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天下未聞焉　帝王世紀曰禮稱至道以王義道以覇觀高祖之取天下也遭秦暴亂不階尺土之資不擢將相之

柄發迹泗亭奮其智謀衡勒英雄鞭駈天下或以德致或以義成事以權斷順逆不常覇王之道雜焉是以居帝王之位而無一定之制三代之美固難及矣 宋 後漢班固高祖紀述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泰人不綱綱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叛援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怒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簫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魏陳王曹植漢高皇帝贊曰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嬰克羽掃滅英雄承機帝世功著武湯 晉傳玄漢高祖畫贊曰赫赫漢祖受命龍興五星協象神母告徵討秦滅項如日之升超從側陋光據萬乘 周庾信漢高祖置酒沛宮畫贊曰遊子思舊來歸沛宮還迎故老更召歌童雖欣入沛方念移豐酒酣自舞先歌大風 梁 後漢班固高祖泗水亭碑曰皇皇炎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魁流裔襲唐末風寸木尺土無崖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楊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菱灞受爵漢中勒兵陳東劉禽三秦陳振書策蹦動翼綏出爵褒賢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絜本盛末弘厚將八十贊述股肱休勳顯祚永永無疆於皇舊亭留嗣是承天之福枯萬年是興 後漢孔融周武王漢高祖論曰武王從后稷以來至其身相承積五十世僅有魚烏之瑞至高祖一身修德瑞有四呂公望形而薦女呂后見雲知其處白蛇分神武哭西入關五星聚又武王伐紂斬而刺之高祖入秦赦子嬰而遺之是寬裕又不如高祖也 魏高貴鄉公少康漢高祖論曰上問諸儒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殄滅少康收輯夏衆復禹之績高祖拔起匹夫誅秦項考其功德誰宜爲先顗等曰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爲中興與漢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爲優上曰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爲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光有其謀卒滅過戈復禹之績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救一時之權爲人子則數危其親爲人君則因賢相爲人父則不能衛子身歿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地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也

漢文帝

史記曰孝文皇帝初立爲代王都中都高后崩呂產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張武等議願大王稱疾以無性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議皆非也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遂命宋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馳入代邸代王西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　又曰孝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常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先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邊備守不得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群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受賂遺金錢覺上常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又曰孔子言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漢書孝文皇帝讚恒高帝中子也母曰薄皇后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又曰武帝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者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爲席集上書囊爲殿帷　後漢班固文帝述曰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師下以德農不共貢罪不收帑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　魏陳王曹植漢文帝贊曰孝文即位愛物檢身驕吳撫越匈奴和親納諫赦罪以德讓民殆至刑錯萬國化淳

漢景帝

史記曰漢興孝文施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誅錯爲名吳楚先發兵而西破於梁諸侯見漢之削地徵錯以故發兵西鄉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漢安危之幾豈不以謀哉　漢書曰孝景帝諱啓文帝大子也母曰竇皇后　又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網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孝

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
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述 後漢班固景帝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剋伐
七國王室以定非怠非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 魏陳王曹
植漢景帝贊曰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蕭清王室克滅七國省役薄賦百姓
殷昌民移俗易齊美成康

漢武帝

漢書曰孝武皇帝謹徽景帝中子也元封元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
五原出長城登單于臺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十餘里威震匈奴還
登封泰山又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又登之罘東來有
浮大海山稱萬歲 又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
祠
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
疇咨海內舉其俊民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
詩樂建封禪祀百神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前悅漢紀曰武皇帝恢萬世業內脩文學外曜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
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粲然存矣然猶好其文未盡其實發中
始不克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黔民罷弊當此之時天下騷
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 劉歆七略曰孝武皇帝勑丞相公孫弘
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
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桓子新論曰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
之規故即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選
俊傑畫楊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唯
漢家最爲盛焉故顯爲世宗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然上多過差既欲幷
境廣土又乃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西夷大宛國有名馬即大發軍兵攻
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疋耳又歌兒衛子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
后過惡而廢退之即立子夫更其男爲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以憂死
太子出走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
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謂通而蔽者也 與論

曰孝武承四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金錢倉廩畜腐粟因此有意乎滅匈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盛餘踰廣漢絕梓嶺封狼居禪姑幕梁北河觀兵潮海刈單于之旗剿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休屠昆耶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酋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積聚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困於孕重墮殞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兩越之誅彼時號爲威震匈奴矣

後漢班固武帝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黔黎俊並作厥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薄于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一聖眞封禪郊祀祭旅百神協律改王饗茲永年

魏陳王曹植漢武帝贊曰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震匈奴矣禪主功越百王

周庾信漢武帝聚書贊曰獻書路廣藏書府開秦儒出谷漢簡吹灰芝泥印上玉匣封來坐觀風俗不出蘭臺

漢昭帝

漢書曰昭皇帝諱弗武帝子也母曰趙婕妤本以有奇異得幸婕妤有奇譎不常人及有身期十四月又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謀之亂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後漢班固昭帝述曰孝昭幼沖冢宰推忠燕蓋謀篡張實敝實聰罪人斯得邦家和同

魏文帝周成漢昭論曰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衆高成而下昭余以爲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姒之貽誨周召爲保傳呂尚爲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沉漬玄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啓諸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惟蓋主相則桀光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

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二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將有啓金縢信國史而後乃寤哉使夫昭成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貿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讒興此其艱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縢然後垂泣與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雅人謗而不出周公賴天變而得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計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未論二主余與夫始者

漢宣帝

漢書曰孝宣皇帝諱詢字次卿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皇帝号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坐繫郡邸獄邴吉爲廷尉監治巫蠱憐曾孫之無辜使女徒乳養私給衣食至後望氣者言長安獄有天子氣上遣使皆殺之內者令郭擴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遣赦高才好學然亦喜遊俠鬬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卧居數有光耀昭帝崩無嗣霍光徵昌邑王賀嗣亂廢光奏遣宗正府封爲陽武侯群臣上璽綬即皇帝位　又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參乘上內嚴憚之若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參乘天子從容肆意甚安　又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政事文學決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閒鮮能及之者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垂亂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荀悅漢紀曰孝宣蕃功光宗祖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荀悅漢紀曰孝宣任法審刑綜覈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号爲中宗然不甚用儒術是以德化不能純備　後漢班固宣帝述曰中宗來庭丕顯祖烈尚於有成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博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煇燿威靈龍荒漠朔莫不

後漢光武帝

東觀漢記曰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出自長沙定王生春陵節侯春陵本在零陵郡節侯孫孝侯以土地下溫元帝時求封南陽蔡陽白水鄉因故國名曰春陵上隆祖日角大口美鬚眉身長七尺三寸仁智明達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愼長事勤於稼穡兄伯升好俠笑上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仲上歸舊廬望見廬南有火光以爲人持火呼之光遂赫然屬天有頃不見上異之初伯升之起也諸家子弟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聞上至絳衣大冠乃驚以爲獨伯升如此謹厚者亦爲之　又曰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莽欲盛威武王齊則虎豹羆象奇偉猛獸以長人巨無霸爲中壘校尉秦漢以來師出未嘗有也時漢兵八九千人二公兵以五六十萬到遂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數百重有流星隊墜營中正晝有雲氣如壞山直下營而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上選精兵三千人與戰大破之殺司徒王尋走水溺死者以萬數滍水爲之不流更始以上爲大司馬遣之河北安集百姓破邯鄲誅王郎入宮收文書璽得吏民謗毀上言可擊者數千章上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更始遣使者立上爲蕭王又擊破銅馬受降適畢賊亦兩心上勑不投死由是皆自安　又曰諸將請上尊號初平莽時上與伯叔及姊聟鄧晨攘人蔡少公坐語少公道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劉子駿也上戲曰何用知僕非也坐者皆大笑時傳聞赤伏符不見文章軍中所上未信到鄗上所與長安同舍諸生強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與上會羣臣復伏固乃令有司設壇鄗之千秋亭六月即皇帝位　袁宏漢紀曰南頓令欽生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　帝王世紀曰春秋興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策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夏少康同美矣　續漢書曰昔晉寒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爲牧人能修德復夏厥勳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氏之篡起自疋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迹於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膽智之至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漢業号稱中興雖初興者無以加之矣中

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至賤武功既抗文德聿修勳績弘矣
葬嘗漢紀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並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人
皆有冀於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加以寬博容納計慮如
神是以任光實融望風景附馬援一見覩顏識奇故能以十數年間掃除
羣凶清復海內豈非天人之所輔資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內將皆授
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有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
其猶病諸　衰崧後漢書曰前漢自成哀已下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
舊澤猶存而瞻烏之望殆絕世祖以眇眇之徂起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
力位舉羣賢並列于時懷璽者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南面疾足者
爲王公莊莊九州瓜分畜切潛潛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馳之以
大威雪霜被而茨棘枯橫網振而逆鱗掃羣材畢湊人鬼與能數年之間
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始創業者庸有異乎誠哉馬生之言固已寥廓
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于周故能享
有神器據乎萬乘之上矣

後漢蔡　光武濟陽宮碑曰王室中微袞

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八年罪盈惡孰天人致誅帝乃龍興白
水淵躍昆潼破前隊之衆殄二公之師收兵略地經營河朔於是群公諸
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徵僉曰歷數在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
月即位于鄗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周失舊物享國三十有三年方
內又安蠻夷率服巡狩太山禪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
道德餘慶延于無窮先民有言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以虞
稱嬀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實始于此厥路巍哉所謂神麗顯融越
不可尚小臣河尹瑋來在濟陽願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用敢作頌
其辭曰赫赫炎天爰曜其暉篤生聖皇貳漢之微稽度虔則誕育靈姿黃
襲作慝篡握天機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定群
凶殄夷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于四岳展義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
茲初基天命孔彰子子孫孫保之無疆

魏陳王曹植漢二祖優劣論

曰客有問余曰夫漢二帝高祖光武俱爲受命撥亂之君此時事之難易
論其人之優劣孰者爲先余應之曰昔漢之初興高祖因暴秦而起遂誅

強楚先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然而名不繼德行不純道身沒之後崩亡之際果令凶婦肆酖酷之心嬖妾被人豕之刑亡趙幽囚禍殃骨肉諸呂專權社稷幾移凡此諸事豈非高祖寡計淺慮以致然彼之雄才大略俶儻之節信當世至豪健壯傑士也又其梟將謀臣皆古今之鮮有歷世之希覩彼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有帝位流巨勳而遺元功也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真和之純精通黃中之妙理韜亞聖之謀才其爲德也聰達而多識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樂施而愛人值陽九無妄之世遭炎光厄會之運殷爾雷發赫然神舉用武略以攘暴興義兵以掃殘神光前駈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于西都夫其盪滌凶穢勦除醜類若順迅風而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爾乃廟勝而後動衆計定而後行師故攻無不陷之壘戰無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歸心聖德宣仁以和衆邁德以來遠故寰瀛聞聲而影附馬援一見而歎息殷肱有濟濟之美元首有穆穆之容敦睦九族有唐虞之稱高尚純朴有羲皇之素謙虛納下有吐握之勞留心庶事有日昃之勤乃規弘跡而造皇極創帝道而立德基是以計功則書殊比隆則事異旌德則靡愆言行則無穢量力則勢微論輔則力劣卒能握乾圖之休徵應五百之顯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詩書載其勳懿故曰光武其優也

漢明帝

東觀漢記曰孝明皇帝世祖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讓尊位爲貴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爲東海公三歲進爵爲王幼而聰明敏智容儿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謨慮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睦九族內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以爲宜承先序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以爲皇后上以東海王立爲皇太子治尚書備師法兼通四經略舉大義博觀群書以助術學　又曰建武四年皇子陽生豐下鈚上顏赤色有似堯上以赤色名之曰陽年十三通春秋上循其頸曰吳季子子麗　袁崧後漢書曰皇帝諱陽一名莊字子麗　華嶠後漢書曰世祖既以吏事自嬰明帝尤任文法揔攬威柄權不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樂業戶口滋

殖中興以來追蹤宣帝以鍾離意之廉淳諫爭懇懇常以寬和爲首以此推之難得而言也　薛瑩漢紀曰明帝自在儲宮而聰乂之德著矣及臨萬機以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啓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又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范曄後漢書曰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杜必達外內無偉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号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尚以察惠爲言夫豈弘仁之度未優乎

晉傳玄漢明帝贊曰肅矣孝明伐法任刑勤綜萬機察下以情未弘道治用致太平專信俗儒非禮之經德不回恢廓鴻績遐方是懷明明肅肅四國順威赫赫盛漢功德巍巍躬履聖德以臨萬國仁風弘惠雲布雨集武伏蚩尤騰孔墨下制九州上係皇極豐美中世垂華億載冠冕佩舜踐履五代三雍既洽帝道繼備七經宣暢孔業淑著明德慎罰尊上師傅薄刑厚賞惠慈仁恕明並日月無有偏照譬如北辰與天同曜發號施令萬國震懼岸序設陳禮樂宣布璇璣所建歷不奄有貢篚納賦如歸父母正朔永昌冠帶儕耳四方共貫八極同軌

漢和帝

東觀漢記曰孝和皇帝章帝中子也上自岐嶷至於總角孝順聰明寬和仁孝帝由是深珍之以爲宜承天位年四歲立爲太子初治尚書遂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上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朝無寵族惠澤沾濡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萬國協和符瑞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　帝王世紀曰孝和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宣禮著文動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衛之燕園無般樂遊畋之豫躬履儉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承風　范曄後漢書曰自中興以後逮于永元雖頗有施張而俱存不擾是以齊民歲增闢土世農偏師出塞則漢北地空都護西指則通驛四萬豈其道遠三代術長前世將服叛懷來自有數也

後漢蘇順和帝誄曰天王但登率土奄傷如何昊穹奪我聖皇恩德

累代乃作銘章其辭曰恭惟大行配天建德陶元二化風流萬國立我蒸民宜此儀則厥初生民三五作剛載籍之盛著於虞唐恭惟大行天覆地載無爲而治冠斯往代往代崎嶇諸夏嬗禹爰茲發號民樂其政奄有萬國民臣咸秩大孝備矣閟宮有侐洫由昔姜嫄祖妣之室本枝百世神契惟一彌留不豫道揚末命勞謙有終實惟其性衣不制新犀王遠屏履和而行威稜上古洪澤滂流茂化沾溥不慭少留民斯何怙獻歎成雲泣涕成雨昊天不弔喪我慈父 後漢崔瑗和帝誄曰玄景寢曜雲物見徵馮相考妖遂當帝朝三載四海竭忠八音如喪考妣擗踴號吟大隧既啓乃祖玄宮永背神器升遐皇穹長夜冥冥曷云其窮

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諱操字孟德漢相曹參之後也時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養子嵩嗣父嵩官至太尉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玄南陽何顒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初相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可當也至是凡五十年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也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袁紹天下莫敵矣 魏陳王曹植武帝誄曰於惟我王承運之衰神武震發群雄殄夷拯民于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功越彭韋九德光備萬國作師寢疾不興聖體長歸華夏飲淚黎庶含悲神嚮功顯身沉名飛敢揚聖德表之素旗乃作誄曰於穆我王曹褒

徽周賢聖是紹元懿允休　先侯佐漢實惟平陽功成績著德昭二皇民以
寧一興詠有章我王承統　天爰時生年在志學謀過老成奮臂舊邦翻身
上京表與我王兵父若神　張陳昔誓儁帝虐民擁徒百萬虎視朔濱我王
赫怒戎車列陳武卒虓闞　如雷如震撓抢北掃舉不浹辰紹遂奔北河朔
是賓振旅京室帝嘉厥庸　乃位承相惣攝三公光受上爵臨君魏邦九錫
昭備大路火龍玄監靈蔡　探幽洞微下無偽情姦不容非敎儉尚古不玩
珠玉以身先下民以純樸　聖性嚴毅平修清一唯善是嘉靡疏靡昵怒過
雷霆喜踰春日萬國肅虔　望風震慄既摠庶政兼覽儒林躬著雅頌被之
瑟琴北北四海我王康之　微微漢嗣我王匡之群桀扇動我王服之喁喁
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　萬國作君虔奉本朝德美周文以寬克衆每征
必舉四夷賓服功踰聖武　冀帝主世神武鷹揚左鉞右旄威凌伊呂年踰
耳順體愉志肅卓卓庶事　氣過方叔宜並南嶽君國無窮如何不弔禍鍾
聖躬棄離臣子背世長終　兆民號咷仰慰上穹既以約終令節不衰既即
梓宮躬御綴衣璽不存身　唯紼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闥
啓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窈玄宇二光不入潛闥一扃尊靈永蟄聖上
臨穴哀號靡及群臣陪臨佇立以泣去此昭昭於彼冥冥永棄兆民下君

策文

魏文帝

百靈千代萬葉昌時復形　魏文帝爲武帝策文曰痛神曜之幽潛
哀鼎俎之虛置舒皇德而詠思遂腦臆以莅事矧乃小子夙遭不造殞殞
在疚嗚呼皇考產我昌晚棄我昌早群臣子輔奪我哀願猥抑奔墓俯就
權變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玄宮有晦無明昌有所窮圖簿
既整三官駢羅前驅建旗方相執戈棄此宮庭陟彼山阿

魏文帝

魏志曰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爲五官中郎將嗣丞相爲魏太
子太祖崩繼位爲丞相魏王延康元年受禪于漢爲帝初帝自許昌南征
諸軍兵並進孫權臨江拒守帝幸廣陵收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
數百里　江表傳曰魏文帝出廣陵欲伐吳臨大江歎曰吳據洪流且多
粮穀魏雖武騎千隊無所用之乃還　吳録曰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
見波濤洶湧歎曰此固天之所以隔南北也遂歸　魏陳王曹植文帝

誄曰天震地駭崩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哀殊喪考思慕過唐擗踴
郊野仰慰穹蒼考諸先紀壽之哲言生若浮寄德貴長傳朝聞夕逝死志
所存皇雖殖沒天祿永延何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誄功宣之管絃乃作
誄曰元光幽昧道究運遷卓廻歷曆數簡聖授賢乃眷大行屬以黎元龍飛
踐祚合契上玄五行定紀改號華年明明赫赫授命自天風偃物化德以
禮宣詳惟聖質岐嶷幼齡研幾六典學不過庭潛心無內抗志高明才秀
藻朗如玉如瑩聽察無響視視未形其剛如金其勁如瓊如冰之潔如砥
之平爵功無重戮違無輕心鏡萬機鑒照下情宅土之中率民以漸道義
是圖弗管厥險六合通同齊契共檢導下以純民由樸儉絺冕崇麗衡紞
惟新尊爾禮容瞻之若神方牧妙舉欽於恤民虎將荷節鎮彼四隣朱旗
所勒九壤披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懸旌海表萬里無塵回回凱風祁祁
甘雨稼惟歲豐登我穆黍家佩惠君后蒙慈父在位七載九功仍舉將承
太和絕跡三五宜作物師長爲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忽摧身
后土俾我煢煢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予明鑒吉凶體達存亡深垂
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啓玄宇基于首陽擬跡穀林追亮
纂唐合山同阪不樹不壟塗車芻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賓于幽堂於是
侯大隧之致功陳元辰之淑禎潛華體於梓宮憑正殿以居靈悼晏駕之
既俟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就黃墟以藏形背三光之昭晰歸窀
穸之冥冥嗟一往之不返痛閥闔之長扃

魏陳王曹植慶文帝受禪

章曰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荅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后積德累
仁世濟其美以暨于先王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
遑啓處是用隆茲福慶光啓于魏陛下承統纘戎前緒克廣德音綏靜內
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爲一豈不休哉 又慶
文帝受禪上禮章曰陛下以明聖之德受天顯命良辰即祚以臨天下洪
化宣流洋溢宇內是以溥天率土莫不承風欣慶執贄奔走奉賀闕下況
臣親體至戚懷歡踴躍

諧之德舜授文命采其齊聖之美猶下荅四岳上觀璇璣今臣德非虞夏
行非二后而承曆數之詔應選授之命內自揆撫無德以稱日許由足夫

猶拒帝位善卷布衣而逺處詔臣雖鄙蔽敢忘守節　魏辛毗等勸進表
曰古先聖王所以受天命而不辭者誠急於蒼皇天之意副四海之望不
得已也　魏相階等勸進表曰臣等以爲天命不可稽神器不可黷昔周
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濟而大號以建舜受禪大麓叅陰未移而已陟
帝位所以祇承天命者若此之速也故無固讓之義不以守節爲貴必信
於神靈而符合於天地也

吳大帝

吳志曰孫權字仲謀漢以孫策遠修貢職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
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禄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兒奇偉骨
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又最壽策薨以事授權　江表傳曰堅爲下邳丞時
權生方顧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爲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
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　吳曆曰曹公出濡須權數挑戰乃自
乘船從濡口而入公見舟船器仗徒伍整肅嘿然歎曰生子當如孫權爲
劉景升子若豚犬耳　吳志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
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鼎峙之業性嫌忌果於殺戮既於末年彌以滋
甚至于讒說參行亂嗣廢黜所以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淩
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晉陸機吳大帝誄曰我皇明明固天宴
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濯暉肓慶懷詳載崇率性而和因心則靈厥靈伊
何克聖克仁茂對四象克配乾坤齊明日月考祥鬼神誕自幼冲叡哲宿
照甄化無形探景絕曜巍巍聖姿文武既俊有覺德徽兆民欣順將熙景
命經營九圍登跡岱宗班瑞舊圻上玄匪惠早零聖暉神廬既考史臣獻
貞龍輈啓殯書載紫庭辰旒飛藻凶旗舉銘崇華燭爍翠蓋繁纓千乘結
驷萬騎重營簫鼓振響和鑾流聲動軫闇闔永背承明顯步萬官幽駐百
靈隨化太素即宮杳冥億兆同慕泣血如零

晉武帝

王隱晉書曰世祖武皇帝文帝太子也文帝初開晉國立爲世子拜撫軍
大將軍嗣相國文帝崩魏帝命上爲相國晉王十一月受禪于魏有獻雉
頭裘者上曰異服奇伎典制所禁也宜於殿前燒裘上與羊祜張華謀伐

吳朝士莫知也潛乃籌量虛實爲戰備孫皓面縛輿櫬降有司奏晉德隆茂光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爲一宜勒封岳以彰聖德詔曰此盛德之事所宜未議　帝謙曰世祖武皇帝謀炎字安世　晉潘岳世祖武皇帝誄曰粵若稽古帝皇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天並日大行龍飛創制改物沉恩汪濊流澤洋溢上齊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五典克從惟清緝熙於變時雍愛盡事親教加百姓于喪過哀在祭餘敬后聲冕服躬籍田盛六代畢奏九功咸詠行敦睦懿恩貫玄妙莅政端位臨朝光曜胄子入學辟雍宗禮國老恂恂貴遊濟濟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訓法以禮獷彼吳楚稱亂三代世歷五僞年幾百載邊垂虔劉王化阻閡羽檄星馳鉦鼓曰戒帝御群帥奉辭隼旅腹心庭爭爪牙疑沮天監獨照聖策乃舉朝服濟江止戈櫜武野無俘馘邪界蠻流傍納百越表閒旌善德音爰發虞人獻儀周書垂誥酒懼其彝獸戒其冒千我大行縱心所好動不踰矩性與道興獻厭酣飲樂不辨顏桓桓振旅田無遊盤我德如風民應如蘭靡不夙興望歲時或不稔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不怡撤膳賑廩西流垂精南金仰施永言孝思天經地義問誰贊事英彥髦士問誰讓侍博物君子潛明神鑒從衆屈已道濟群生爲而不恃先天弗違後天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恩顒顒縉紳不謀同辭巖巖岱宗想望翠旗黍惟大行功成不居議寢封禪心栖冲虛策告不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蔑如思樂天德等壽高華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遷幸梓宮孤我邦家龜筮既襲吉日惟良永指太極寧神峻陽群后擗踴長訣轀輬聖靈斯顧豈伊不傷家無遠邇邦靡小大四海供職同軌畢會莊莊源源野亭素蓋縞輅觧驂白虎弭旆龍輴即定玄闕載奠如天斯崩如地斯傾哀庶寮築塋自愍彼蒼者天胡寧斯忍　晉張華武帝哀策文曰感大饗之無虧哀　聖君不返我獨旋軫　靈輴之虛設叩龍輴以長吟痛靈輴之潛逝其辭曰欽惟皇考體道之真德侔乾坤齊曜三辰應期登禪協于天人上虞郊祀下惠兆民憲章唐虞允得其津搜揚仄陋故老是賓百揆時序盛業日新恩從雲翔威猶霆震江海靜波岷岳無塵四夷率服莫不來臣肅慎奉貢越棠效珍化此弊俗

歸之至淳皆在上聖咸亨百年衰皇考用不是繇遘厲彌侵景命殞顛
舍此昭晰即彼幽玄仰瞻靡恃廓若無天終制尚儉率由典度葦幕弗陳
器必陶素不封不樹所在惟固貽法來世是則是慕大隧既啓吉日將征
鍾鼓雷震白虎抗旌龍螭驤首良駟悲鳴倡者振鐸挽夫齊聲背此崇殿
將適下庭玄宮窈冥脩夜寞寞光燈永戢幽闥長扃仰訴皇穹零淚屏營
云誰能忍寄之我情結心墳隴永憑聖靈

晉干寶晉武革命論曰帝
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或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
下者栢皇粟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羲黃世及以一民也
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
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
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元帝

晉中興書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世祖咸寧二年生于洛陽初誕有
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籍藁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日角之左眼有精曜唯

侍中譙國嵇紹少而異之謂其友曰琅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惠
帝幸臨漳中宗從駕是時中宗叔父東安王繇爲成都王顒所害懼禍及
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雨晦暝徼者四散中
宗間得脫及遷鎮建業以顧榮爲軍司馬禮接名豪設官分職隱恤士庶
百姓歸心焉初性好酒王導深以爲誡乃命左右進觴躬引覆之自是不
復飲也愍帝爲胡賊劉粲所沒中宗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百僚稱上
尊號帝固讓白僚又固請中宗慨然流涕曰吾本琅琊王諸賢見逼不已
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群臣不敢復逼乃求依魏晉故事爲晉王許之愍
帝崩于平陽百僚更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　晉陽秋曰太安中童謠曰
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永嘉大亂王室淪覆唯琅琊西陽汝南南頓彭
城五王獲濟至是中宗登祚先是五鐸見于晉陵靈數玄感若合符契

晉郭璞元皇帝哀策文曰永惟殿宇之廓寂悲彝奠之莫歆感鑾
輅之晏駕哀褒褒衷之委柃痛聖躬之不極百六作艱鶉集璜林鯨躍神
淵懷愍失據海覆岳顛蠢蠢六合罔不

倒懸靈慶有底見龍在田誰其極哉后先天大人承運重明繼作撫征淮海駿命再廓仁風旁靡神化潛鑠處冲思挹居簡行約聖敬日邁玄心逾漠用物與能憁攬群略林無滯才山無遺錯恩靡不懷化靡不被莊莊海域款塞慕義萬里同塵罔匪王臣熙熙遺黎莫知其寄括終宇宙混同天地曰功永年曰德慶隆秦何氛羣奄集聖躬大業未恢皇齡未中天慭其景崑穎其崇崇犖犖小子藐藐孤冲靡天何戴靡地何憑恍惚極慕若存若終震焉無聞廓焉長寂聆音聽瞻瞻顏失懿窮號曷訴叩心誰告何悲之哀伺痛之酷嗚呼我皇逢天之咸嗚呼哀哉耿然升遐即安玄室煌煌火龍赫赫朱韡終焉永潛昌其有出明訓長絶小子何述望阜增欷臨崩慟慄哀兼陟方痛過遑密靈爽安之反眞復質永合元漠終始得一

晉元帝咨劉琨等令曰今方岳牧伯之任股肱腹心之臣萬邦之內九服之外咸見冕戴以隆天威是用辟不獲已而居王位尋覽所陳弘旨優遠孤方當匡復帝祚豈可猥居極位昔有夏克復賴靡艾之勳周宣中興由巾邵之佐二公鎮衛幽朔忠以衛上建功極難實憑遠略喪難雪恥於是乎在

晉劉琨勸進元帝表曰否泰之運古今迭有宗子有明德昌當不由多難以隆中興故猶狁殘周以啟宣王巨猾竊漢乃發光武陛下天授至德聰明神武勞謙恭己卑以自牧體伯禽經營之誠行公旦吐握之事上崇勤王之義下垂庇民之量收羅俊乂任賢以能綏爰陝東化流無外戎狄荒服請事率職重譯納貢不絶萬里功高德邵遐邇歸心況陛下道邁大宗勳莫與二且以親以賢義實兼之是以琨敢緣天文人事徵祥之應昧死上事以奉尊號願陛下無當心以群心爲心忘其身以萬物爲公則宗廟蒸嘗不替於今逆虜遘冦一討而滅無負於天下無愧於七后矣　又表曰臣聞台宿在天實承辰極殷肱雖卑同體元首臣負乘前朝過充三吏國之崇替有與憂喜臣聞德合兩儀者固以四海爲公智周萬物者不以一身爲私舜禹揖讓以陟帝位湯武征伐以濟時難彼四王者遘會不同登受有異至夫外已存物憂世遺躬其致一也期於愛民治國應變合道以爲天下利而已矣況宗廟是陛下之宗廟百姓是大晉之百姓耶陛下若忽七廟之重拒天人之心絶而不繼困而不拯則宗廟不歆

其禋祀群生無所措其手足矣況臣班具臣之列荷累世之恩上懷國家之統俯絕烏鳥之情者哉昔伍員發怒手撻平王之墓灌夫慷慨身搴吳漳之旗皆能宣其臣節攄其私忿戮尸斬將存亡罔恨臣誠無若人之才實有此人之憤苟得上憑天威展其微効雖隕九泉猶以明白　又表曰陛下之躬執謙光允恭克讓俛從吏議示揔萬機布曠蕩之詔開自新之路海隅漸惠朔南暨聲有生之倫咸被嘉慶陛下量包宇宙明侔三辰靈祇稽應華戎同戴加以王室中微邦基將絕遺民元元屬命陛下陛下以德則無所與讓言事固所負荷誠宜遺小禮存大務援據圖録居正宸極上副祖宗之心下一兆庶之望臣聞必也正名前聖大之春秋傳曰名以出信名苟不正則事有不從信苟不立則禮義或愆乃載籍之明誡開塞之所由也　又表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蕃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自元康已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孽彌

熾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亡難寇害尋興逆臣劉曜縱逸西都王上幽劫寢沉虜庭神器流離再厄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絶氣行號巷哭況臣荷寵二世位厠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曆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隱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陛下玄德道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肇圖讖垂典自京畿殲喪九服崩離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懾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内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蒼生顒顒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徽唯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訟獄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

華裔之情允合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幽夏之趣昧死上尊号願陛下脩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矯抗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頓首之望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

晉成帝

晉中興書曰顯宗成皇帝諱衍字世根肅祖長子也即位後蘇峻及祖約阻兵作逆詔庾亮卞壼距之戰于青谿壼等敗績壼死之亮奔江州共陶侃溫嶠率衆下討峻臨陣斬之

案文 闕撰人姓名

晉哀帝策文曰宣穆后配德坤元作合皇姻誕育聖躬光臨萬國而崇極天之尊不享一日之養哀慕之情實深永往之痛

晉康帝

晉中興書曰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皇帝崩上即位憂哀不忍言政一委中書監庾冰

案文 闕撰人姓名

晉康帝哀策文曰嗚呼哀哉靈景之長泯仰瞻宸極俯憑憲軒五情摧裂號慟

皇綱中替姦堅肆逆牢籠失衛升降艱難協應神契靈祚既保顯揚天命

霧霧朝晞兩儀開鏡訓諮阿衡虛已納正九功潛流七德將泰方振宏羅

稜威電掃芟蕩神衢一我王道昊天不弔降茲大悔天傾其儀地覆其載

大業未究神爽遷背哀貫三靈痛流萬代爰初不豫大漸在躬啓手歸全

神氣夷冲疑哉達識體正履終袞龍既襲玉容斯幽登醪虛設觴爵靡酬

墳壙莫啓聖跡誰修冥冥我皇神焉何遊撫膺遐叫迸涕交流三筮告期

將歸陵墟陛殯羽翼庭納龍輿玉輪動運錫鸞鳴衢錫旆徘徊六驥踟躕

輕雲蔭軌流風翼車哀哀同軌嚱嚱輓夫長號永慕泣涕連如大塊獨運

終歸其始我后永往寧神千祀悠悠上天茫茫惟已耽然靡憑廓焉無恃

目範令儀徽音在耳

煩冤遂命國史述德銘勳事以言顯功以名存其辭曰招拒降靈篤生我
皇岐嶷妙哲幼有珪璋含貞發曜蘭風載芳厥初肇建宗國是徂祗承師
友執心淑慎微猷愷悌金質玉潤固天所啓應茲靈運入繼皇祚龍騰鳳
迅因假任物惟精委順穆穆我皇風流凝廣聰鑒遐照思心內朗應變無
方從善如響矩儀可慮法物象覆燾群生靡物不養如何一旦神遊靈
奕仰攀擗踴觸物感想卜吉有期將即玄宅太常既建千乘列庭皓皓輿
服翩翩素旌旐簫參咧轙夫齊聲六驥躊躇蕭蕭悲鳴是用增哀雨泣霑
纓漏貫五內哀切三情道隆名貴德享弥光灼灼皇猷終然允臧垂美兆
祀芳風休揚

一　晉穆帝

晉中興書曰孝宗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崩時年十九　梁元帝纂要　晉

穆帝哀策文　闕撰人姓名　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忽若布衣忘其矜尚體有示
無德克神王冕旒兩楹委政元輔內倚公旦外任尚父郁哉惟文赫斯惟
武西廓岷河北清伊渚園陵聿修舊京式敘方振長慧風掃天宇休牛歸
馬卷旗卧鼓俾我蒸民擊壤容與昊天不弔奄背率土哀同遏密痛方創
鉅日月不居神道之幽三辰吉良五謀同休祖載聿庭晏駕崇丘俯執饋
奠仰攀龍軿岌岌補翼飄飄素旆感想平昔人懷崩抽號聲如震灑涕成
流

晉簡文帝

晉中興書曰太宗簡文帝諱昱字道方中宗少子也　晉陽秋曰相溫始
以雄盛入輔係以廢立帝雖登祚內不自安初焚惑入太微尋廢海西公
至是焚惑猶在太微帝惡之謂郗超曰命之修短大所不計故無復往日
事耶超云大司馬溫方內固社稷外布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起
假還東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臣樹恩
患豫防媿歎之深言何能喻又謂庾闡詩云士痛朝危臣哀王辱泣下沾
衣連如相續　續晉陽秋曰帝弱而惠異中宗深器焉及長美風姿好清
言舉心端詳器服簡素與劉惔王濛等爲布衣之遊　梁元帝纂要　晉簡文帝哀
策文　闕撰人姓名　曰同軌畢至內外成列素旗宿懸轀輬首轍執祖行於前殿

奉靈輿而遷逝悲神宇之長違痛聖儀之幽翳攀龍輔以號慕撫素膺以泣血爰命史臣叙述聖德揚徽音於飛旌寫哀心于翰墨乃作策曰淳曜發暉皇曆攸膺聖祖啓運哲王遐承茲哉元后光我中興天基徙構朝陽晉升皇矣聖考合一履中道心玄玄文明內融湛湛神儀穆穆靈風望之疑秀即之深冲爰在初齡至性自然水鏡一世堂室重玄惰愔素庭譽若丘園遂阿王室婉跡經綸時有汗隆道無屈伸如彼平流泯矣其津大過之時皇德不競天人革心謳歌徙詠時惟伊霍輔運以政欽若昊天祇此明命龍飛九五饗茲萬國居宗舉契允恭玄默綢繆哲輔虛已仗德天明方曜離暉翳朗玄化誰陶蒼生曷仰四運忽其遥邁日月飄以飛沉將寧神於玄宇遷玉輅於中林昔華殿之昭晰即幽隧之重深奉神襯以永訣覲終天而莫尋神恍惚其若寄泣橫墜以流襟

晉孝武帝

晉中興書曰烈宗孝武皇帝諱昌明中宗第三子也晉王珣孝武帝哀策曰同軌畢至百司肯亞法物夕陳輼輬夙駕親執饋奠長號永夜

懼誠刻之遄盡衆良展之名固理絶稱謂然祝史陳其辭曰惟皇作極五德迭徵康實緩夏武亦隆晉寶太宗希夷其韻鏡考嗣徽絶軌前聖後哲契合一撰心去其伐行之者玄撫之者順於穆皇遺其美廢華任誠捨筌存旨惟深通志群方咸秩惟幾成務能事斯畢末若我皇至則不疾恢恢天網踈而莫失居有以虛宰多以少簡則可從易則不擾信及豚魚澤被慤兆湛然司契坐一八表園陵既衛威靈赫赫子來既構寢廟弈弈武曰止戈戎不極役文教聿脩有耻且格跡有遠邇感無高深道之所被改色革音皓獸馴死素羽棲林殊柯通理異帶同根方融玄液陶鑄斯民雲韶候奏比屋思淳積祐莫應天罰奄臻太山頹構洪殷自罹旻凶二氣代變霜繁廣除風迴高殿帷闥詳視罔見人神道殊吉凶有禮龜筮參謀蜒蜒陛攀援忪忪惟兄及弟龍輿肅以引邁前轙紛道亘以通修感乎昔之所幸豈斯路之復由輓

哀唱以翼衡駟悲鳴而顧轅違華宇之晰晰即永夜之悠悠奉靈櫬而長訣緬終天而莫收訴穹蒼以叫踊洞五內其若抽儻性命之可贖甘人百於山丘茫茫大運靡始不終哲王遺世貴在道融昭哉我皇萬代流風長史式述德音永隆

宋武帝

徐爰宋書曰武皇帝彭城縣綏興里人夜生有神光之異室內盡明是夕甘露降于墓樹少嘗遊下邳遇一沙門于逆旅舍沙門言及中原多故因云江表寧復喪亂能拯之者其唯君乎其意甚切至初高祖患手創積年未瘳沙門因出懷中黃散一裹留之沙門既去高祖追而望之倏忽不見以散治創一傅而愈餘散實錄之每被金創輒用有驗高祖舉目瞻聆常見二龍在焉始尚微小及貴龍形漸長光色轉明左右侍者亦數見徵異晉陵人韋叡少以占相為事其言多驗嘗相高祖曰君當位至方伯久之又曰君相轉進貴不可言唯願富貴無相忘高祖北征至洛陽常在其營叡見於軍上

沈約宋書曰帝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初為冠軍孫司馬桓玄簒帝位遷天子於尋陽相修入朝高祖從至京邑玄見高祖語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殊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絲竹之音寢帳惟施青綠帷而已器物不尚珍麗治金創上大悅命擣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東西堂施屏風脚牀銀塗釘上不許使事謝晦諫即時遣出宋臺建有司奏所居陰室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用直腳釘用鐵孝武帝大明中壞上牙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將北征以琥之床頭有七障壁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者焉

宋謝靈運武帝誄曰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戀徘徊敢遵前典式述聖徽乃作誄曰舜潛歷巖高晦泗渚龍德而隱風積乃舉皇之遁世屯難方阻眷此區寰閔爾淪胥太元之季權戚携薄隆安之初王相蒙弱嶽牧糾虔朝庭紛錯妖橫乘隙蛟噴鯨躍既擾輿區遂斥帝廬亂離斯瘼不後不先寇賴明哲授手康辰紀夏迴薄潛機整此英陣推亡必朽固存斯振臺省民既搖蕩國將遷鄂乘鸞歸轅

式固皇境弘危濟險弭難釋殆虎騎驚隰舟師漲海傾穴尋窠窮幽測睞
昔去洛汭息肩江沚世更十君年踰
頹國誰耻夏典載禹九道是行商詰
仗鉞伐虢赫赫明明乃勑衆師竟執
戎昭誨以三略惠以六韜雲撤周京
席卷秦郊復禮前塋雪慨舊朝既清
西關將旋東道中憩徐謬兼應燕趙
業盛曩代憲倖大造澤及四海功格八
表悠悠聲教綿綿川陸北獻氈裘南
貢金竹髮首冠弁穿胷斂服寒穴欣
日巢栖玩屋匪惟遐譚靈物偕就虢
是人事自天所祐甘露芝草祥雲瑞
宿嘉禾連木素鳥皓獸昔之所感謳
頌同音今之所應幽顯一心宋克虞
德晉猶唐欽曰揔八紘于茲三齡四
維開張九流昭明敦倫務素欽賢愛
萌制規作訓闡校修經禮樂已甄雲
雨未弘將陟幷陘薄掃白登北朔渴
望飛旌衡輈東岱靈遲玉牒金縢天
地不仁蒼生寡福已荷一遇棄我何
速梁顛太頹甘殉以贖同軌畢至率
土咸衰殊方均品服藁素紛濕淚成
雨響叫如雷史臣考卜高山開基貞
龜無遠遷靈有止期詞皇撫摽群后崩
悲孰云不咸痛百在茲惟祖之夕流

火始變秋月未來飛漏急箭鳴簫哀歛金觴虛奠列駕長隧發輦華殿華
殿既謝長遂是幸雙蓋蹔蹋六閑引領攀援容貌眷戀俄頃哀哀百僚長
辭含歔奉教百朝執鞭王始從履五牧年歷十祀天光下濟謬蒙眷齒愧
微刀筆頗預遊止垂幕侍講接筵食理脩曙朗夕登臺泛沼匪月匪日無
晏無早如何一旦緬邈宮昊徵容未遠聖靈超然收淚即路含戚何言風
霜譎琴山海蒼茫地苦情矜節速心傷孰是幽哀實戀我皇情思如瑗萱
蘇豈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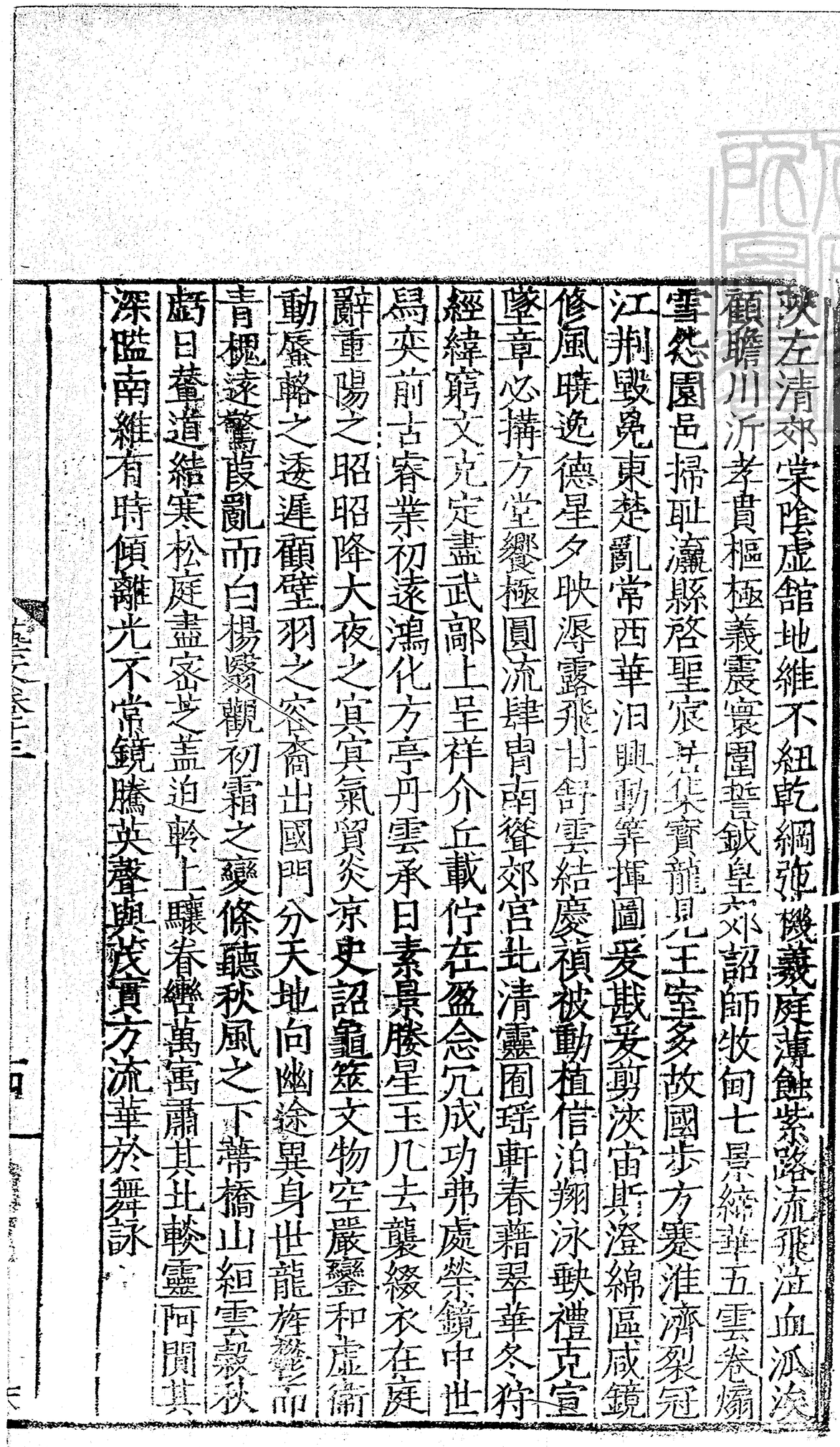
宋顏延之武帝誄議曰以爲聖哲同風功美殊稱蓋出乎道
者無方故刑于物者不一伏惟道塞人神信通期運愛敬所禀因心則遠
英粹之照正性自天體苞潛躍慮周卷舒龍德在陰雖艱貞而不悶因時
而惕故有來其必亨在晉之季皇塗荐阻搤捲干紀旋璣失馭天鑒靈武
民屬聖明不假十室之資不籍百乘之賦首義馳風一鼓靜亂滌除泰階
消殞薄蝕斯亮登庸之基經綸之始者也內難雖弭外圖未輯河華海岱
負固相望荆濮燕亳侯服交侵眷言帝畿思康王路戎不再駕遺珉即序
斥候之所未羈亭徼之所不譯莫不飾誠請罪款塞來賓故能洒掃中嶽

致廟九山神道會昌實命既集損之而益後身愈先既而儀形帝載揖讓天歷改玉乎文祖班瑞于神宗貫華寢機文武撙笏故辰居而盛坐一八表國訓成均之學家沾撫辜之仁大美配天必終之以儉德道固萬華猶申之以話言允所謂教思無窮樹之長世取高上代顧邈前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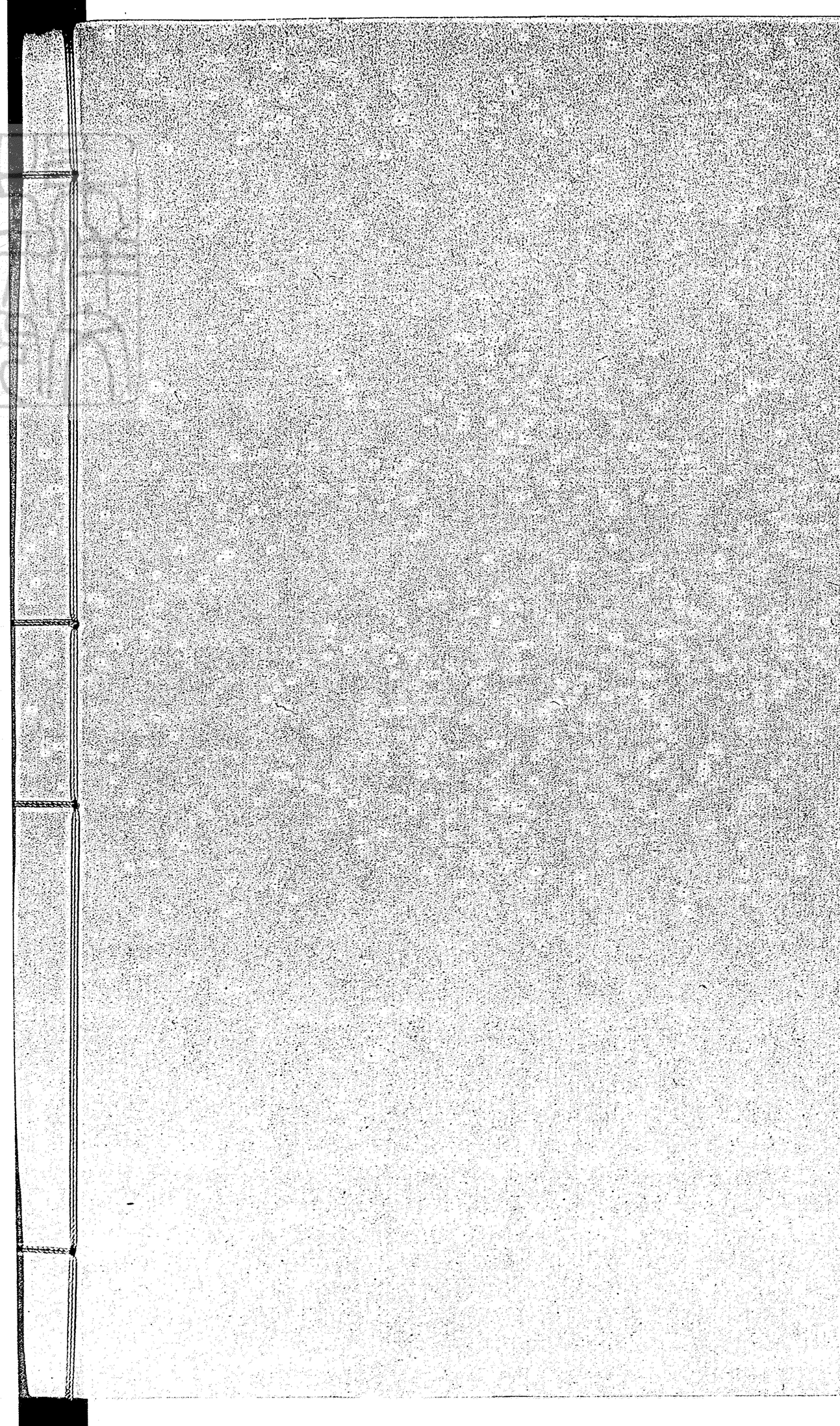
宋孝武帝

沈約宋書曰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元凶弒逆舉義兵克定京邑乃踐帝位年三十五崩在位八年

宋謝莊孝武帝哀策文曰應門洞望馳道南除鼓塗已撤鸞罍將虛哀子嗣皇帝擗摽池綍周遑旌軫攀七緯之崩淪動三靈之徂盡百神慕而行雲沉萬國哀而素霜賓衣冠緬邈弓劒不追敢絹謳頌髣髴希夷其辭曰樞電皇根月瑤國緒徵裔丹陵蟬聯華渚二后在天大行纂武克睿克聖重規襲矩昭昭金式明明玉温望雲其遠就日其尊雨雪霑露湛冬暖春暄聲芳納麗道昭實門上德無稱至功不器怊悵四始優遊七位綴響闕深緝言璇秘悠哉梁踐玢焉汾肆敬業開寓離經作翰鴻起荊河鸞遊楚漢泗濱霑明江區承負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41五

帝王部四　齊高帝　齊武帝　齊明帝　梁武帝　梁元帝
北齊文宣帝　陳武帝　陳文帝　陳宣帝

齊高帝

齊書曰高帝諱道成字紹伯蘭陵人受禪于宋在位四年一哀策文一齊王儉高帝哀策文曰降階執禮泣血纏心感客臺之罷御哀葴館之不臨佈神儀而邈絕視區物而悽陰俾茲良史敬修舊則敢圖鴻規式揚至德其辭曰靈源遥遠襄肇惟商立聖功寧夏賢識歸周我皇踵武超冠前猷英風允迪德音孔修月准敷仁日精表孝則地均和體天合照外弘三至内隆七教水祀將傾乾維晦象章并長龍襲鼓聲蠻響聲化已淪政刑遂往國圖靡緝民規載奭康世以德撥亂資武威以雷霆潤以風雨六術允昭四義克舉自東徂北遐方即序功被河濟化隆江漢帝慕仰式王維佇幹政步藩屏來登翼翼綢繆總章因循陽館普在保衡君違斯正爰茲博陸亦鑒霊命放昏以忠登明資敬義煥金石功昭舞詠蠡爾荆漢悖亂人經謀遠

樞禁兵接神堋儀幷以德儀宏以刑獻捷宗寢飲至王庭政教雲行徽猷天造山鑑紫旋宛茂朱草玉檢騰一體表裏禔福乃眷斯民昧旦打軸興文偃武纘禹舊服所尚惟簡所保惟賢居尊彌約無善不延膠庠載緝風軌克宣上洞清儀下達玄泉聽覽閑日應物餘景怡慮以文棲心以靜潟章晨映徽言夕永迹莊區服情深冥嶺萬寓殄和一百神受職梁甫欣儀云亭望式輔德伊何奄捐民極嵩岳傾宸曄斯昊機照惟寂達鑒靡傷慎終敬始知微知章立言垂範玉潤金相瞻仰遺式哀結流霜旋玉軑之暾鏡動雲旗之逶迤振衮笏於八極響清蹕於咸池顧應掖而稍遠視機衡而長離風運運而懷暮日惜惜其若垂感衣冠於喬岳追弓劒之在斯悼丁年之薄祐訴窮心於兩儀一表一梁江淹齊高帝讓禪表曰陛下遠視唐虞永揖之典近摹漢魏高謝之禮既鑒金木昏明之數又協雲雷興替之徵若乃與能之交禪錫之會豈伊盧薄所可遵擬昔傳巖佐商祚終上公碭溪翼周名極列伯臣才非半古功愧逮聖獄訟不往謳歌寧歸河之馬圖之寶天無乘龍之錫伏願陛下

遺舜禹之心俾臣守巢由之節則道曜日月澤浸飛泳

齊武帝

齊書曰武帝諱賾字宣遠在位十一年 議 梁沈約齊武帝謚議曰臣聞天德平分而四時之名或異聖功一揆而皇王之稱不同蓋跡因隨事名由義立堯臣禹佐咸率茲典伏惟盡寂寫微含神獨照德茂始業之主道居初邦之君含精靈於五緯鴈貞明於三象初九勿用英氣凌雲負揭日月仰揚霄漢龍姿鳳采煥若麗天登庸在試盛績雲舉雖屈景潢汗降情尺木而拯世濟民浚發懷抱昔成湯百家仁被比屋文王十里化先寡妻前聖後賢重規沓矩震雄圖於九江播靈威於夏汭旌旆未塵鯨鯢自殞弗勞羞爽之長無待六事之人義等伐謀功高善陣建有國之符成定鼎之業會朝清明事資於牧野受命作周非止於西伯視瞻寢門孝德光備守器宗祧元良載遠嗣大寶以君百辟敷景化以致隆平守在四夷威行海內圖圄寂寞禮讓交興八柄馭下九官咸事臨朝凝默尊嚴若神風行日烜無思不暢至仁興造化爭流靈威與雷霆齊軌上貫蒼昊下洞深泉

春無淒風夏無苦雨時若罔愆儒雅雲集訓閱得宜荒狩有序丑徵青丘之野跂踵反舌之民浮深駕阻廻首革向北夷畏力獻琛內款不籍終軍之使無假絕漠之威嘉祥霧合秘瑞泉湧史不輟文簡無虛日方當垂七曜之旗駕八龍之乘望禮中嶽肆覲羣后造化不仁穆卜徙應慕切遺弓哀同遏密晦朔不居殯宮將啓勤茲大名宜盡蕤極

齊明帝

齊書曰明帝諱鸞字景栖在位五年 梁沈約齊明帝哀策文曰龍

敢既徹備物已陳殯宮無夜久燎終晨號環輬幄攀摽應路容衛弗改軒檻如故望東川而不追仰昊天而自訴列聖同軌謚法樹聲爰詔掌牘式播遺英其辭曰五曜在天迺作民主赫矣帝高蒸哉嗣武多難固業隱憂啓聖時惟我皇功符受命爰始濡足坐運機深鵬逝風舉龍動雲陰之郢南沂即豫西臨豐茲大德懷此小心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百揆百揆肅肅德浸葦茶仁被比屋何遠何邇無思不服嗣君喪道不式典謨神器業業事等臨鳥民懷奧主后來蘇皇天眷命授以籙圖臨朝凝睇旦不顯斟酌前王擇其令典不言斯應不行斯踐路臺廢營離宮弗宴眷言膠墊弘啓上岸軌儀四代祖述三王德惟內動英華外揚禮行鏞俎義及幽荒仰庥天德降年永久比極齊光南山獻壽滄溟奄竭嵩岱皆朽汾非昊穹惟余之咎攀龍詎幾大隊玄駟仙崇陛即宮下泉殯階已遽素幕高褰端闈洞啓層紼徐前背朱闕以南轉乘翠龍而東度經原野之荒涼屬西成之云暮伐金鼓以清道楊悲笳而啓路極厚地而不追終蒼天而永慕蒼梧晦遠督徵不泯紀事寂寞龜書可循哲王違世亮惟遺塵猗歟萬古暉光日新

齊謝朓明皇帝謚策文曰仰惟早棄萬邦聖列方遠式遵帝世俾罕鴻猷咸以爲無名以化則言繫莫宣其道有來斯應則影響庶圖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心宗極光昭令德允樹風聲伏惟合信四時齊光日月創保大於登庸通機神於受命因時以惕藉九萬而輕舉天保既定運四海而高臨及開物成務重維國紐風行草偃化往如神左賢右戚內樂外禮輯五材以教民申三驅而在宥用能盛德殷薦美著斯

畢皇矣之業既孚蒸哉之道咸備景化方遠獸世在天龜筮告期遠日無改俾則前王俯詢百辟累德彌高充極鴻名 議 梁沈約齊明帝謚議曰臣聞君德靡二辟王之名不一聖功無爽堯禹之稱或殊謙以挹世寧亂致平未必同道崇壇增祧嘉號不可相襲伏惟自天誕眷英聖在躬皇矣之符夙著蒸哉之誼早集寘門納揆天平地成自南自北無思不韙在厲負圖導揚末命值嗣主狂凶人倫道盡宗社阽危瞻烏靡託國難立長亂極沿刑四海樂推三靈以眷東向而讓天下功高代入流涕而膺寶位如就重負日昃劬勞躬親庶事撫慕納陛之念義同於罪已振民厚下之情無廢於終食聰明神武逖聽邇聞萬目備張紘綱靡漏御轡不迷寧藉聽於襄野大川可濟不待備於舟檝峰榮之下澤靡不懷寥廓之上明無不燭包以宇宙潤以風雨霜露所交人跡所至百姓仰之而不知其始萬物用之而罔識其終上庠廢業忽焉已久三載弗爲淪施將及臨朝引領恩隆雅訓貴遊胥萃俊造成羣方將馭世反本既仁且壽告成東嶽高宴汾陽造化不仁獻世云及放勛之慕不追負鄉之思空遠殯宮將撤輴軫難留奠聲茂實於是乎在 梁任昉齊明帝謚議曰以爲窮神之跡無繼於成名教思所宗言歸於有稱是以則天爲大義盡於斯文伏惟功高五讓道冠三極愛敬始於揚名孝饗終乎嚴配寥廓大度誕君人之符閨庭小節應軌物之訓歷試允諧納揆時序貽厥之寄義均負圖振棟惟新壓焉將及於是承制宣德定策公卿登嗣后於西鍾反獨夫於侯服既而主幼時艱仍離屯蹇應當壁之祥注息肩之願立德以長紹開中興擬度天行取則乾健日昃罷朝幽枉必達官曹寂寞圖扞空虛虎門肆義大足協律巖廊有縉紳之談鄉塾無橫議之士既富而教弘此孝治遂使家無蕩子野有栖畝寘天下於掌握覽八荒於戶牖寵微金穴之家恩絕椒風之館天應民和祥符摠暨故能上變雲物下漏深泉若乃青丘丹陵之國黃銀紫玉之瑞幽符遠萃詢德報功方將馳道日觀清宮鳴澤爲而不恃高揖成功百川所以朝宗參辰於焉取正豈所謂中衢均奠縣衡共軌者歟 齊謝朓爲百官勸進齊明帝表曰臣聞時乘在御必待先天之業神化爲皇乃叶應期之運況復湯孫有緒纂堯惟德舊

邦行新復禹歸社大齊之權輿寶曆孕育前古昭
假四海克酬三靈而嗣
命疾威蕃鄙叛換委棄御寓鼎鼐如忽陛下文思
體道御齊作聖剪應龍
於巽州戮長蛇於沮水榮光之瑞昭廻近喜之寶
潤色天睠爰發人謀感
赞伏願陛下仰荅靈祇弘宣景命誕受多方奄宅
萬國
明帝登祚啓曰緝惟皇源淼遠帝寶運暉基深慶
厚道貫萬葉而鬱祚凶
德早樹行悖人經逖聽之所未書宗廟之殆如綴
百靈聳動九服廻遑結
后來之望思庶民之主日月以異遐邇翹心伏惟
陛下大聖在躬君德風
表龍章日採煥若麗天納麓冒門道風遐被蒼化
神行無思不洽獄訟允
歸天人戴仰屈飛龍之耿鑾紆汾陽之遠情運堯
心以臨億兆夔舜烈以
膺寶命雖中宗之興殷道宣后之隆漢德異世同
符千載一揆刑措之業
方遠隆平之基在焉率土含欣懷生戴賴沉臣昌
蒙覆潤夙荷恩靈踊躍
外畿心不勝慶謹緝民和式流星澤塗歌里抃戴
懷鳥鼠

梁武帝

梁書曰武帝諱衍字叔達蘭陵人受禪千齊在位四十九年梁元帝

高祖武皇帝諡議曰臣聞畺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除虐去殘曰湯諡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雖賤不誄貴卑不誄尊而彰乎名者盛德之嘉號也被於物者治定之實録也斯所以聲明煥乎鍾石昭昭備於絃管者焉伏惟天縱欽明惟睿作聖功超三五聲踰七十仰之彌高就之彌遠載潛載躍乃武乃文先是木運告終羣后改屬乾維罔講地紐如崩桃祀阽危公卿盱食九牧有淪胥之悲八表興橫流之歎乃凝威黑水表瑞丹陵雲合景從表裏禔福受終文祖允恭克讓知黙首不可以無歸蒼生不可以無主降汾陽之遠志不得已而臨之於是類帝禋宗革命創制禘郊式展殷薦斯潔臨茲大寶化與和氣俱宣扇此王風政與秋霜並肅言懸日月功格區宇不以紫宸爲貴不以蕃屋爲尊政謐刑措民胥象相因環柱無曠天衢亭泰王道升平南海候風東溟奉贄膏露凝枝慶雲觸石山開蒼壁地出玄珪驃騎把鉞則休屠款塞大尉抗旌則名王慶角聲教所漸浹靈蜕之都威令所行通獨龍之外開庠建序布濩於成均正俗移風氛氳於司樂虛納十亂弓諫直

之規廣闢四門弘招賢之德
青衿知擊壤之性黃髮恣鼓腹之歡加以贊
味徵言研精至道文終所牧之典史倚所讀之書無輟萬機日旦干遍
郁郁之聲表乾乾之德允所
謂皇哉君哉日用而不知者矣方且告成
嶽鑪升中之王簡昭事梁甫
秘禮首之金繩而文王明夷寧俾往聖黃帝
橋山痛深前典萬有淪傷三
辰掩曜人祇軫慕山海含悲慟切陟方哀深
遏密煩寃荼毒貫切心髓風
樹不靜陟岵何期思所以欽若九功仰稽七
德 梁沈約武帝踐祚後
興諸州郡勑曰欽惟遂古爰及近代雖禪代
異時而成功一揆豈惟靜民
寧亂實由符運揔集故能啓業垂統光宅區
夏齊氏邁茲昏詖斯亡奄及
民命蠢蠢倒懸非喻朕大懼四海舟覆二象
雲傾億兆與崐崗並燎擅紳
與蘊崇共日永言悽悼發憤經營搢紳挨袂
電擊風掃靡上天之靈因熊羆
臨萬國川壑之懷寤寐盈慮
夏高揖萬邦兼以冥符先著
樂推攸在幽顯宅心辭不獲命禋以虛寡君
道卿擁旄萬里共治是寄當
方欲昧旦丕顯日昃忘勞思與賢能康濟世
求民瘼留念獄市威斷以御強猾仁惠以撫

貧孤使遠近幽深咸得其所方虛位欽能懸爵行劾勿令漢代
於自古晉世班條靡用於茲日想加克勉副其側席 梁任昉宣德
皇后臨朝答梁王令曰承固茲謙揖禾膺大典敬復雅旨良有憮然夫至
寂難原言象所絕教思有律感通斯在所以異人者神明同人者用舍王
誕茲上眷對越天行德冠二儀化周羣動生民以來一人而已但達節弘
道每濡跡於中庸神照惟幾不抑心於鑽仰范宣既讓其下取則況聖圖
膺籙歌思是歸廉約雖弘慶賞遂替誠賢者悅義長難進之風不肖者幷
功沮竭力之効勸沮之間所差已遠王何得不暫紆雅尚允答天人使欽
夜艾以安早朝有預令遣率茲百辟申薦誠欵萬致一塗煩言可略 又
敦勸梁王令曰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施侔造物則謝德之塗已
冥要不得不強爲之名使銓宰有寄王實天生德齊聖廣淵重華參辰而
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隱鱗戲襲博遺羣籍而謏聞
乎一卷之師劒氣凌雲而屈跡於萬夫之下辯折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
彫龍而成輈削牘首膺弓旌客遊梁朝謦咳籍甚隆昌孝建勤

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搆斯在功隆賞濃嘉庸莫疇一馬之田介山之志勉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宇宵夕起惟彼狡虐衣冠泯絶禮樂崩喪既而鞠旅誓衆言誅王室白羽一麾黃馬底定甲既鱗下車亦免裂致天之罰拱揖搴旗功重厚利無得而稱是以祥光撼至休氣四塞五老遊河飛星入昴元功茂勳若斯之盛而地狹辟人致其誠廣匪席之言不遠而復　重敦勸梁王令曰朕聞足夫好仁義在塵蘧君子行道達斯兼濟未有盡器窮神蘊徽章乎天植高冀中樽觀傾疊而弗極惟王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四時等契兩曜齊明擬度天行取則乾健而運距鄰季道極百王援義而起一戎大定羅山革草固不率從用使商庭產蕃周關樹梓傾宮既散鹿臺糜蓄盛德大業巍巍若此日者睿岐之號爰發帝言殊物備禮率由寡昧雖復雲笇載路清蹕啓行昭德報功未臻其極而高揖天休遠存克讓俾予未亡與慙日昊今遣率茲百辟人致誠請庶有感眷心霈然降志　梁任昉爲百辟勸進梁王牋

曰伏孚嘉命佇策明公逡巡盛禮斯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絶宗社國命民生前剪爲仇讐折棟崩榱壓焉自及卿士懍朋靳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踵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坑岸使夫丈婦童兒蓋言伊呂鄉校里塾耻談五霸位卑乎阿衡地狹於曲阜明公宜祇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予之歌同彼晉怨兼濟之仁翻爲獨善　又牋曰近以朝命褒崇冒奏丹誠奉披還令未蒙虛受搢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丈夫之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嘆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後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二室雖復累跡救宋重眡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嘗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昭公據鞍轅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淹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祗謬圖効社山戎孤竹束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

孫吳搆茲神武驅盡誅之珉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某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控款棘心重詣伏願特賡典策式副民望

梁沈約武帝集序曰文思安安欽明所以光宅日月光華南風所以興詠日角之主出自諸生鍾嶸章句歌大風以還沛好清談於暮年大成天地之大功膺樂推之寶運未或不文武兼資能事斯畢者也我皇誕縱自天生知在御清明內發疏通外典爰始貴遊篤志經術究淹中之極源披條振藻若前疑往滯舊學窄通而超然直詣妙拔終古善發談端精於持論置疊難踰摧鋒莫擬有同成誦無假含毫興絕節於高唱振清辭於蘭畹至於春風秋月送別望歸皇王高宴心期促賞莫不超挺審興濬發神衷及登庸歷試辭翰繁敭戡記風動表議雲飛彫蟲小藝無累大道懷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爲下奉上刑於辭百雖容奏忠規遺藁必削而國謨藩政存者猶多逮乎俯應歸運仰修乾錄載筆揆簡各有司存如綸之旨時或染翰暨於詼虞靈圄愷樂在鎬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之歌伐木采薇出車秋杜之讌皆詠志摛藻廣命羣臣上與日月爭光下與鍾石比韻事同觀海義等窺天觀之而不測遊之而不知者矣竊唯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君舉必書無論大小況乎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而後言若斯而已哉謹因事立名隨源編次

梁元帝

梁書曰元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嗣位三年

陳沈炯爲羣臣勸進梁元帝初表曰蠢爾羯胡遂憑天邑闇闖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收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以卜世漢光以能補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議故江東可立天其祚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功高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惕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黍苟豈可以少選無君宗祐豈可以一日無主

又

第二表曰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迴遑雖醒醉相扶同歸景

亳或謳且誦揔赴唐郊陛下沈首謗然讓德不嗣臣聞星迺日薄蟄雷輷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靄蓋雲者之謂地包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財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貴屋廟堂之下大非獲已所安明鏡四衢之鑄蓋由應物取訓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勛則帝嚳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闡湮亡鍾鼎淪覆嗣膺景業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尊展其矯行僞書証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不疑何卜無待蓍龜日者公卿失馭樞纏霄極獯鬻憑凌奸臣互起師戎伐韻無處不然勸乎誅晉側足皆爾宗杜不墜警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太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　又第三表曰日者百司岳牧仰祈宸鑒以錫珪之功既歸有道當壁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宵然凝貌謳歌載馳是用翹首楚人固執煙冊究以求君周民樂歸越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即位無以貴功臣光武止蕭王豈謂紹宗廟陛下英威茂略雄圖武筭指撝則丹浦不戰顧昉則改衆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更植縱陛下拂衣而遊廣成登弁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萬物何所歸仁況郊祀配天豐簠禮曠齋宮清廟匏竹不陳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尋奏典　陳徐陵勸進梁元帝表曰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維賢終纂高皇之祚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莫不因時多難俱繼神宗者也陛下握符執鉞將在御天玉牒珠衡先章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書斯歸何止堯門之端星躔東井時破蒲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宗王啓霸非勞武德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正應楊龍旂以饗帝御鳳衮以承天歷數在躬疇與爲讓豈可逡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唯見聖人之不仁

北齊文宣帝

北齊書文宣帝紀諱洋字子進受禪于後魏在位五年哀慕比齊邢子才文宣帝哀策文曰皇路啓扉輔哉弛殯八校案部六卿且引鑾盧斡而雨泣仰穹蒼而撫心悲風發而地駭愁雲興而景沈哲王垂範有訓有則

式奉話言光敷令德其辭曰四象更運九天伐名通三以王得一爲貞是
應玄德實啓蒼精風后之陣師尚之兵三奇六合七變五成授柯推轂稟
律龔行野無完陳邑少堅城經營四海劬勞百姓芝蓋夕臨羽旄晨映地
不掩瑞天無愛寶旣丹其雀又朱其草莫黑巳素莫赤自皓百獸斯蹈五
雲載擾甘露瀼瀼香龍矯矯武功巳暢文教未窮方偃烽候銷戟藏弓齊
光日月比祚華嵩而氛祲日下星闇虛中奄捐朝市長棄華戎道宣末命
義闡餘風六絳巳散九旗方卷見容衛之虛歸知平生之日遠同乘雲而
永逝異騎龍之更反清笳奏兮野風急金鼓震兮日光晚千官悲而雨注
萬國哀而露泫萬事同盡百慮俱收劒舄永去衣冠自遊音儀巳謝神教
空留知英聲與至德當無絶兮千秋

議 北齊邢子才文宣帝謚讓曰伏惟聖德光遠神猷弘大初自登庸民譽所集把尺持刀成務斯在百揆載
羣后處無上之尊居既屬人謀所歸鳥獸遷情士女革面敬順天人拱揖
域中之大禮盛樂修時和歲稔海內有截天下泰然猶憂勞億兆經營四
國同虞舜之烝省若軒縣之靡寧威武紛紜神功四
暢怨西以東化南自北臨瀚海以浴兵登天山而繼馬左縈右拂疑歌成
章方朝百神於太華受萬國於稽嶺升中增封高拱垂衣而天裘黎庶奄
指四海考妣之慕實被含生稱天作誄抑惟恒數故以名追實盡物未臻
其美屈道從制一日可以成名

陳武帝

陳書曰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人受禪於梁在位三年

議 陳沈炯武帝哀策文曰望三靈而標目蹐九地而崩心哭仍几之將撤慟袒
衾之虛斟黃屋襲而白日掩紫極涿而浮雲陰其辭曰悠悠嫗水鬱鬱彭姚
墟惟帝之系在唐作虞正卿之後握此靈符雕雲布族祥星結樞負茲天
鏡末拾遺珠爰初發跡斬蛇鞠旅大定番禺載戢海渚承曇而運席卷中
流王室如燬乃合諸侯負鐵誓衆釋位同謀俱登涿鹿實斷蚩尤道濟一
匡功歸四履爰惣百官訓于天子儻來有運事非獲已羣龜負字赤雀銜
書謳歌適夏禮樂遷虞負扆正位升壇受圖二儀協序五緯同符門歌麟
趾室詠騶虞奉常定日太卜擇時升中備物乃告雍燔天甘玉露地秀金

芝休禎未荅靈貺徒歎吏求穆上詔絕民鬻義踬失御天街褫躓夏余升
榮宮車晏出洞闥移凶充庭罷吉閒宵宵之寤燈去昭昭之遊日歸大暮
之不暘降幽宮而長畢巫咸箠吉容成戒期文衛如在葆鐸相悲去畢陌
而東顧望橋山而路遲臣攀龍而尚在鬼過沛而何之侍低昂之靈轡奉
寂寂之空帷銅爵沒於修松平陵隱於深栢節鼓鼓之哀音燎燿火於通
夕雞露落而暮日寒玄霜凝而龍草白銘功德於旗常被徽音於鍾石迴天
儀於清廟祔祖考而來格檐茂實與英聲鬱氛氳於宗祏 陳沈炯爲
有非常之賞能利天下者受天下之利陛下造化之功日用之德蓼蓼去
之物誰仰訢頃五星夜聚八風通吹豐露呈甘卿雲舒族白狼遠至素雉
朝飛天意顯然靈貺可覩

陳文帝

陳書曰文帝諱蒨字子華嗣位七年 哀策 陳徐陵文帝哀策文曰於皇東

嗚幄晨張旌帷具列紼翿成行辯唇輟於丹陛攀龍帷於紫庭趨過寢於
於羌闈拜慟感於明靈東京飛其瑞露北陸賓其祥星乃詔雲臺之史稽
採咸池之曲叶大雅於鳴金同藏書於羣玉其辭曰若木傳帝薰風御民
重光所集世載于陳赫矣高祖悠哉上旻蠁聯寶曾暉煥郊禋我皇誕聖
膺此家慶道主衢鐏神凝懸鏡洛書天表河紀靈命納揆馳芳寘門流詠
稽陰克伐震野勤王亳道增播幽風會昌言瞻少昊實杖高陽駕彼軫轅
清宮未央歡覃兆庶德洎遐荒穆齊高寢上膳長樂肅肅承顏哀哀薦酌
悼園恭儉章陵謙約大寶崇名無聞改作纂武升歷遺愛寔繁三湘九派
瀟氣雲昏力折天柱才傾地門甘泉夜照細柳朝屯谷慝山鬼橫流塞源
赫赫英暮赴赴雄斷通行天討無遺神算變靜江淮長驅巴漢九夷百越
雷隨風渙凡俘昆耶西戎伊苞荷負皇極劬勞庶機勤民聽政靈食嘗衣
服貴綈阜風移閫闑唐山罷奏濮水韜徽訪採狂狡搜殲仄徵世感中孚
民維大寧外戶無閉高垣奚築降情儒雅凝慄庠塾御廡爲歡臨雍彌肅
禮兼三代樂備九成天資武德地照文明皇履斯在幰巾自清連珠合璧

曜爽流精獸舞時豫禽歌頌平帝載維遠王靈維大候雨占風荒中海外
憬彼鞮譯咸承冠帶是曰君臨斯爲交泰白環
比狄思征鉞斧將戎璁珩未鳴星漢去楚日沴
大禹胼胝重華胳腊仰惟勞務同斯違懌發夢
鍾鼓抱喬陽之劒曷詎髣髴於宸儀終經綿於
列賜天宇崩狮帝閽千門啓於閶闔萬乘警於
思於郊原鑾旂動而虛蹕宿衛靜而空尊畢陌
唐有通樹經白社之修塗迴青門之廣路思沛
機神不測性道難稱充窮靡寄穹蒼何升
繩場英聲而永久共日月而俱升

陳宣帝

陳書曰宣帝諱頊字紹世在位十四年

望屋綏而攀摽拜龍旂而慟絕變五統而淒涼
地維傾而號穹蒼而天柱折千秋茂德萬世遺名

隨江揔陳宣帝哀策文曰

廻三辰而慘切感川岳而
爰詔掌禮式序典整其辭

曰嫣水樞宿姚墟大虹謳歌承曆揖讓受終重規帝緒踵武王風名山紀
迹清廟傳功我后丕承思弘祖業祚政纔已臨朝凝默煥爛九功蔵懿七
德憲章昭著威靈允塞爰茲發迹天步艱難連華滕衛比譽應韓羽儀戚
右軒冕朝端祈膺當壁縣顯大橫延喜授玉告善飛旌神器有奉性道無
名詩頌唐年樂舞姬日仁聲汪濊武義洋溢理訟總街凝情衢室巡望如
禮幽祇咸秩疆垂叛援闢徼虔劉治兵丹浦獲醜青丘屠豹且拔管庫方
搜如龍駕鼓獻雉焚棄天必呈祥地寧愛寶神禽奇獸嘉穀靈草屈軼抽
階飛黃伏皂綺雲舒慶珠星照老廣敷丘素弘啓膠庠書林吐蘤文囿含
鋪南洽侯衛北暢遐荒敬羅自解周圃無傷金英掩色王床弗豫天駟摧
鑣王良交御鑄鼎年寧神卜兆妥駕迴天銅騣感泣銀海埋田出德陽之廣厥動繁笳之哀
轉渡洛水之浮橋望偃師之近縣背紫陌而未遠隱黃山而不見鐸啓挽
而依依馬嘶風而戀戀平原欲晦落照將垂鳳蓋飄而水暗鸞躔聳而山
危曳蚰旗之舒卷參差鳥哀哀而驚曙松瑟瑟而吟枚異故鄉

之絲竹非舊宅之塤篪婦秋葉而無盡薦春櫻而願知北印已謝西陵何有遠宿蒼梧便垂仁壽聲合韶濩道宣戸牖共瀛海而恒流並喬華而莫朽

后妃

白虎通曰天子之配謂之后后者何也　明海內之小君也　禮記曰古者天子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道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譴具於天月爲之食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又曰舜娶於蒼梧蓋三妃未之從也舜納三妃生九子姚皇無女宵明燭光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故維納三妃焉周官曰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七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種而獻之於王　毛詩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又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又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者也　又曰穆木后妃

遽下也言能遽下而無疾妬之心焉
衆妾上附事之也　又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言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況物有陰陽慾者無不妬忌唯螽斯不妬忌各得天氣而生子　又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天下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好德賢人衆多也　又曰芣苢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尚書曰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嬪婦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太師奏雞鳴于陛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闢也　史記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助焉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敘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妻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正適稱皇后妾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號至武帝制婕妤娙娥容華充容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　又曰黃帝妃方雷氏生玄囂爲青陽妃累祖生昌意妃彤魚氏生夷鼓妃嫘母生倉林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蕃延盈升以椒塗室取溫煖惡氣也猶天子朱泥殿上曰丹

墀　漢舊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階皆以茵四人輿以行皇后玉璽文與帝同皇后春桑皆衣青手採桑以繼蠶三盆蠶示羣妃妾從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千箔以上羣臣妾從桑還獻蠶於館　又曰皇帝賜后黃金萬斤　又曰皇后食湯沐邑五經要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左手陽也以當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陰也御而復故　世本曰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陳鄩氏慶都生帝堯次妃娵訾氏生帝摯　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文母也　列女傳曰黃帝妃嫘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　又曰啓母塗山之女者夏禹之妃塗山女也曰女嬌禹取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子之塗山獨明教訓啓化其德卒致令名禹爲天子啓嗣而立能繼禹之道　又曰湯妃有莘之女也德高而名訓正後

宮嬪御有序伊尹爲之媵臣佐湯致王　又曰太姜者太王之妃有台氏之女也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季歷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詩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　又曰太任者王季之妃摯任之女也端一誠莊唯德之行及其有身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敖言溼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以一而知其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　又曰太姒者文王之妃莘姒之女也號曰文母亦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治外文母治內生十子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常以正道押持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　帝王世紀曰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敬于內生太子誦　瑣語曰周宣王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續漢書曰明德皇后馬氏伏波將軍馬援之女也后年七歲幹治家事敕制僮御出入計校一以貫之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宮接待同列而承至尊先人後己發於至誠由是見寵是時後宮未有任育者常言繼嗣當以時立薦達左右惟恐不及身衣大皂御者禿帛不緣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裙極靡蹂以爲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歎息性不喜出入遊觀又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記大義后志在克己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庭兄爲虎賁中郎將兩弟黃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詩晉成公綏詩曰天地不獨立造化由陰陽乾坤垂覆載日月耀重光治國先家道立教起閨房二妃濟有虞三母隆周王塗山興大禹有莘佐成湯齊晉霸諸侯皆賴姬與姜關雎思賢妃此言安可忘　又曰殷湯令妃有莘之女仁教內修度義以處清謐後宮九嬪有序尹爲媵臣遂作元輔　頌又賢明頌曰於鑠姜后光配周宣非義不動非禮不言晏起早朝永巷告愆王用勤政萬國以虔　晉劉柔妻王氏姜嫄之訓萬葉攸循　又啓母塗山頌曰塗山靜居玄朗悟幾大禹至公過門

不歸明此道訓孩孺是綏仁哲以成永繁天暉　魏韋誕皇后親蠶頌曰
于時明庶扇物鳥爰昏正躬耕帝藉遵德班令嘉桑桑之肇敷思郊廟之
至敬命皇后以親蠶俾躬桑于外圃考時日於巫咸認大十以獻禎御坤
德之大輅翳翠葆以揚旌爾乃皇英參乘涂山奉輿總姜任於後陳載樊
衛於貳車千乘隱其雷動萬騎駢馳登崇壇而正位觀休氣於朝陽步雕輦而
遊青虵於左角步素螭於右隅登降手柔條於公桑嬪妾肅以莅事職蠶稚而承筐供副褘之六服昭孝
敬於蒸嘗盛華禮於中宇神化馳於八方乃延羣妾宴賜于前降至貴以
逮下布愷悌之渥恩禮儀備序中車迴轅班中黃之禁財散東帛之菱菱
神澤霈以雨施洪惠播於無原同碩慶於生民發三靈之永歡苞繁祜於
萬國卷福釐以言旋美休祚於億載豈百世之曾玄　晉左九嬪武帝納
皇后頌曰義義華山峻極太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
鍾于楊族載育盛明我后穆穆雍雍如玉之瑩越在幼冲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任邈姒比德皇英
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
函夏同慶翼翼聖皇睿哲孔純愍茲狂戾闡惠播仁蠲豐滌穢與時惟新
霈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祚圖圖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卞舞
天人載悅興瑞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煴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尋播甘雪
玄雲掩靄靈液霏霏既備既積待陽而晞長享豐年福禄永綏　曹植
姜嫄簡狄贊曰嚳卜四妃子皆爲王帝摯早崩堯承天網玄鳥大跡啟周
美祥禊契既生功顯虞唐　又禹妻贊曰禹娶塗山土功是急聞啓之生
過門不入女嬌達義明勳是執成長聖嗣天禄以龔　晉傅玄班婕妤畫
贊曰斌斌婕妤履正修文進辭同輦以禮臣君納侍顯德讜對解紛退身
避害志邈浮雲　又明德馬后執貞履素光崇六行動
遵禮度作后作毋帝諮厥謀國賴內訓家應顯祚　晉左九嬪虞舜二妃
贊曰妙矣二妃體靈應符奉嬪于嬀先有此虞沉湘示教靈德永敷　又
周宣王姜后贊曰昭昭宣王克復前制豐豐姜后乃激乃厲執心至公以
恢明世　又納楊后贊曰清和協極二儀降靈啓茲楊族仁哲誕生徽音

內發有馥其馨玄符表運作合聖明文定厥祥考卜惟貞良辰納幣三光明清元公執摯嘉禮告成脩士庶僚爛其充庭赫赫華宗奕世載榮謙光其尊在滿戒盈三公茲介福垂祚億齡　晉庾闡二妃像贊曰二妃玄達含靈體妙協德坤元配天齊耀明兩既麗重光作照有邈其微神風遐劭

【箴】後漢皇甫規女師箴曰觀象制教肇經乾坤家有王義室有嚴君各有定位陰陽是分昔在軒轅陶化正刑刑于壺闈以臨百官煌煌后妃玄紞是鬧穆穆夫人爰採潔蘩師禮莫違而神罔時怨關雎首化萬國率流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興嫣文武盛周德音不回弘濟大繇咨爾庶妃鑒路斯邁戰戰兢兢厲省鞶帶漸進不形變起無外行難著而易喪事易失而難退動若順流應如發機奉上惟敬撫下唯慈怨豈在明患生不思後漢傳幹皇后箴曰煌煌四星著天垂曜赫赫后妃是則是效舜納二女對揚茂教正位于內頑嚚鞫恭辛亂妲己共則情悅牝雞亂晨殷祀用絕考成寬柔縱弛紀綱王擅朝權趙專椒房巨猾是緣竊弄神器故禍不出所憎常出所愛是以在晉明后日新其化匪唯訓外亦訓于內　晉張華女史箴曰茫茫造化兩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一婉娩淑慎正位居室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相耳忌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豈無畏知死不悛班夕有辭割歡同輦夫豈無悚防微慮遠人咸知飾其容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同衾以疑權不可以瀆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晉裴頠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爾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香華雖美期於終實冰璧雖潔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當與吉人　【箴】漢楊雄皇后誄曰沙麓之靈太陰之精天生聖姿豫有祥禎作合於漢配元生成孝順皇姑聖敬齊莊內則純備後烈丕光肇初配元天命是將志在黎元是勞是勤寅賓出日東秩陽谷鳴鳩拂羽勝降桑木蠶于壹館躬執筐曲帥道羣妾咸修蠶族分繭理絲女工是勑還繭蒙社

中外禔福自京逮海靡不仰德去此昭昭就彼冥冥忽亏不見超亏西征既作下宮不復故庭　後漢崔瑗寶賁人誄曰若夫貴人天地之所留神造化之所殷懃華光曜乎日月才志出乎浮雲然猶退讓未嘗專寵樂慶雲之普覆悼時雨之不廣憂國念主不敢怠遑嗚呼哀哉惟以永傷重曰積善之家福慶長修身以壽道之常聖人之言義不虛修身履報勑莫疏令問不忘身猶存貴人雖沒遺德尊著于金石垂後昆　魏曹植卞太后誄曰率土嚫薄二光改度陵頹谷踊五行互錯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歐欷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聖者知命殉道寶名義之攸在亦棄厥生敢揚后德表之旌旌光垂罔極以慰我情乃作誄曰我皇之生坤靈是輔作合于魏亦光聖武篤生帝文紹虞之緒龍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玄覽萬機兼才備藝汎納容衆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儔列陰處陽觀潛明內察及践大位毋養萬國溫溫其仁不替明德悼彼邊氓末遑宴息恒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爲天下式樊姬霸楚書載其庸武王有亂孔嘆其功我后齊聖克暢丹聰不出房闥心照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逝不玉不玩躬御綈練曰吳忘饑臨樂勿謐去奢即儉曠世作顯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事神祇昭奉百靈跼天蹐地祗畏神明敬微慎獨執禮幽冥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降福無疆祝云其誠宜享斯祐蒙祉自天何圖凶咎不勉斯年嘗禴盡禮有篤無痊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承諱東溟擗踴郊畛灑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遷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廓棟宇無烟巡省階塗髣髴襜帷軒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遂臻魏都遊魂舊邑大隧開塗靈將斯戢歎息霧興揮淚雨集徘徊輀柩號咷弗及神光既幽佇立以泣　晉張華章懷皇后誄曰自天陶靈必有徵祥誕在初載亦曜神光顯應天祿聿嬪聖皇受氣自然寔聽清和內含茂質外發英華身處宸極敬奉惟夙窈窕淑媚示順姚穆宣慈內政流化太微六宮變雅清我壺闈經綸庶屬積思勤機既臻緝熙玄澤流衍將翼我后登封降禪氛祲告妖沉結彌留奄忽升遐棄世高遊聖上哀慽感切悼心率土縞素過鎔八音耶耶遊靈將焉所之容光幽邁豈有及期杳杳新宮一絕三泉

茲茲陔域合體中原委棄睟章即安太清　晉左九嬪元皇后楊氏誄曰

昔有幸適殷姜姒歸周宣德中閨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晏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宇佐儷聖皇比縱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即陰六宮號咷四海動心嗟余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沉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記辭翰林乃作誄曰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率由四教容德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明明我后與世同矩云胡不造丁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祈禱無應嘗藥無良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宮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殁圖丹青溫溫元后宣慈焉撫育羣生恩惠滋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　宋謝莊孝武帝宣貴妃誄曰律谷罷煖龍鄉輟曉照車云魏聯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閟悼泉塗之已空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國軫喪淑之傷家凝霜萬其辭曰玄丘烟煴瑶臺降芬高唐泄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敏德素里棲景震軒處麗絺綌出懋蘋蘩修詩貴道稱圖昭言冀訓姚幄賛軌堯門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敬勤顯陽肅恭宗憲朝違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皇胤璲式奉榮惟約承茲以遜逮下延和臨帝女金相聯附齊顓接蓽均芳以蕃以牧燭代暉梁視朔書氣觀臺告祲聰衡藏容肅翟毀枉掩采瑶光妝華紫禁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霜凝兮歲將闌庭樹驚兮中睢響金缸曖兮玉座寒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經建春而右轉循閶闔而徑度旌委鬱於飛龍遒遲於步武鏘楚挽於槐風昌邊簫於松露涉姑射而環廻望樂池而顧慕晨韻解鳳曉蓋俄兮以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鎖神躬於壤末山庭寢白隧露掬陰重扃閉兮燈散靈魄於天浸　宋宋孝武帝哀策文曰皇帝若稽古建爾元后曰咨爾淵哲世宗之亂德博化先用儉禮峻任姒隆周后亦母晉終溫且惠其儀淑慎既慎其儀克明禮教撫翼齊蕃訓成弘操其慈有威不舒不暴乃家乃邦是則是効嗟余鄙屯仍遭不造靡恃惟姒景命弗保心之云痛痛貫穹昊襲龜筮之襲宸啓幽房之潛壗整武駕之隆牡結龍輴之縞驷望旂常而崩摧披輬輬以增欷口嗚咽以失聲目橫迸以灑淚邈雨絕於宮闈長無

覲於髣髴　晉張華元皇后哀策文曰天地配享化成兩儀王假有道義
在伉儷姜嬪佐肇二妃興嬪仰觀古籍覬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我
曆運臨統萬方正位于內寔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其祥河嶽降靈啓
祚華陽棄世豐衍朱紘斯皇來曩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如
何不吊指世隕喪瑤齋無住長去蒸嘗迫懷永悼率土摧傷陵兆既宅將
遷幽都霄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遍窓階庭永虛設祖屬繐告駕啓途法
服翬褕寄篆容車金輅睠鵠帷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踟躕銘旌樹表翼
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蒸徒執云不慷哀感萬夫寧神虞旆安體玄廬
宋顏延之元皇后哀策文曰龍輴纚紵容翟結驂皇塗昭曠神路幽嚴皇
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祖旒綸祖音乎珩佩悲黼翣之移御殯
翬褕之重晦降舉客位徹奠殯階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其辭曰倫昭儷昊
有揔有遺圓精初鍊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秘儀景宵圓光玉繩
昌暉在陰柔明將進幸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
素章增絢家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蕙問川流芳猷允邁
方江泳漢冊誄南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
登曜紫闈欽若皇姑允廸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宗圖史
降音在詠動容成紀坤則順成皇軒潤飭下節震騰上清眺側有來斯雍
無思不極象物方臻視祲告沴太和既融攸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施衛
戚涼在律杪秋即窆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跡嗷嗷儲嗣
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液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南背國門北首山園
遙酸紫蓋耿泣素軒臧采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謐戎臭悲嘆來方可述
往駕弗援　齊謝朓敬皇后哀策文曰肇帝舒皇玄堂啓扉姐徽三獻旋
卷六衣懷屢衛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痛椒塗之先廡哀長信之莫臨身
隔兩起時無三辰旋詔左言光數聖善其辭曰帝唐遠胄御龍遙緒在秦
作劉在漢開楚肇惟淑聖克柔克令清漢表靈曾沙膺慶爰定厥祥徽音
允穆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敬始締紵教先蘋蘩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
藉光君道方披輔佐求賢在謁無陂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厚下曰仁歲往
伊智十亂斯俟四教罔式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軒罹

慄光素舒佇德閔于不祐慈訓早違方年冲藐慄袖靡依家孱孺業身嗣昌曄壽宮叔遠清廟虛歸帝遷明命民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歙空悲故劒徒嗟金穴馮相告侵宸驚長往貽神京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遵鮪隅以同壤陳象設於園寢映奠鏤於松楸望孝明而不入度清洛而南遊繼池綍於通軌接龍帷於造舟廻塘寂其已慕東川潛而不流藉閟宮之遠烈聞續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蘩終配祇而表命慕方經於賜衣悲日隆於無鏡思寒泉之罔極託形管於傳殯宮既毀祖饋斯撤爰命史臣宣美來裹坤載既厚內德云勖軒五有弘姬十斯豫誕容邦淑選自良家爰登六列象服委蛇青紿丹纊展衣素紗肅雍婦職佥曰俞往贊景望舒方娠明兩心前軌慶軒中增朗與括不寇脗無爽式陪聖觀有事蠶宮降興訪道基我王風宣禮撤豆緝樂房中居貴能降在盈思沖仁者必壽彼倉者穹如何不淑萬化齊終薦車告途殯宮既辨黼翣璀帷帳紛其舒卷出桂宮而北徂經未央以西轉池綍顧而徐前服馬嘶而不踐霜霏微而初被野空籠而始彫促虞泉於蘀露撫悲笳於短簫毋以子貴義弘前哲申葬齊制以從疑革脉緬之輕殺淫副君之天至賦白華之無歎庶清廟之微微非書原之永翳

謚議

宋謝莊殿貴妃謚議

合徽捐戀爰光素里友琴流行實華紫掖奉軒景以柔明發迹處椒風以婉孌外名幽閑之軌曰嬪層闈繁祉之慶方隆奮世而當春摧藻中波滅源朕用震悼傷于厥心松區已剪泉宮將遂宜旌德第行式衍聲芳魂而有靈尚茲寵渥嗚呼哀哉

梁沈約梁武帝立內職詔曰刑于垂訓周文所以表德壺闈失序漢氏所以喪邦並被諸方策式雖云簡薄而內職名號參差不同在宋太始位置繁雜遂設九品且擬外朝填委欲掖徵費無已自此相仍踵以成舊昭陽九華千門萬戶朕受命自天始基七百思所以立易自適貽厥方來前代職品所宜因革外可詳議務令該允

陳徐陵陳文帝登祚尊皇太后詔曰朕以虛薄才非弘濟

獯守蕃維常懼盈滿豈圖蒼昊不吊國步艱難皇嗣元良親在崎嶇二臣奉迎川塗靡從六傳還朝淹留未日今國圖無主家業事隆上奉父母之嚴規下逼羣公之庭諍遂以庸質升纂帝基對揚大化彌增懼懼今宜式遵舊則奉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御慈訓宮一依前典若中流靜晏皇嗣歸來輒當解紱於箕山之陽歸老於瑯琊之國復子明辟還委實圖若同與夷無嫌園寢

梁江淹爲建平皇慶王后正位宣曰伏承以嘉月惠時膺曜宸正靈珩昭品榆組在飾休徧函夏舉啟靈珠伏惟岳曜靜德式懷謙順升降圖傳左右詩史鳳鏡茂資早擢芳訓衍敎紫庭應軫華屋聲激綺組風偃家邦

梁沈約爲六宮拜章曰蓬闈非質嘉淑無算越自幽衡登軀宸漢奉日月之華侍巾緹之末何以剛鸞鸞之盛序奉屬車之清塵

隋江揔爲陳六宮謝章曰恭膺禮命愧集丹緌之顏拜奉曲私愁榮驚楚謝奔濤貞姜何懼豈期日月騰影風雲

寫瀾遂復位崇九德聲高六列象服增華丹軿耀采何以彌佐王風克柔陰化號煌並集追

心流行之詩荷據相弃遂失鳴環之節

魏傳皎請立貴嬪爲皇后表曰有虞始德觀化嬀汭夏后創業啓作塗山咸以淑哲垂文曲頌伏惟貴嬪誕秀令族稟眞高胄應昭明之量兼聖善之行金璽未授而玉瑞先顯表贊天休昭隆后祚貞倖先典告踰往訓而猶潛光未即皇統進違二儀烟煴之德退闕懸象兼曜之儀羣僚百辟所以竦佇陛下欽若天秩祗贊帝祉夙崇盛禮俾君萬國則六合承風天下幸甚

魏陳王曹植上卞太后誄表曰太行皇太后資坤元之性體載物之仁齊美姜嫄等德任姒佐政內朝惠加四海草木荷恩含氣受潤庶鍾元吉永膺萬祚何圖一旦早棄明朝背絕臣庶悲痛靡告臣聞銘以述德誄尚及哀是以冒越諒闇之禮作誄一篇知不足讚揚明明貴以展臣蓼莪之思憂荒情散不足觀采

晉左九嬪上元皇后誄表曰伏惟聖善宣慈仁洽六宮含弘光大德潤四海妾聞之前志卑不誄尊少不誄長楊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以述楊景行顯之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

後魏溫子昇魏帝納皇后羣臣上禮文曰臣聞軒蘂乃神西陵以之作合夏后至聖塗山於是來嬪伏惟陛下龍飛繼曆大明理